

大夏金器——阿富汗北部席巴爾甘墓葬文物 所展現的月氏／貴霜文化風貌

張文玲*

摘要

從大夏滅亡到貴霜王朝建立的這段被史學家稱為「黑暗時期」的歷史，過去一直礙於文獻及出土文物之不足而晦暗不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蘇俄考古學家維克多·沙里阿尼迪（V.I.Sarianidi）所領導的由蘇俄及阿富汗雙方考古人員組成的考古隊，在北阿富汗席巴爾甘城（Shibarghan）北方不遠處的 Tillja-tepe（意即「黃金之丘」）發現了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早期貴霜王朝的墓葬，出土物有兩萬件之多。這批寶藏的出現，可以部份填補這段「黑暗時期」的歷史空白，目前關於這項重大考古發掘報告之相關著作其內容並不一致，本文對主持此次考古挖掘的蘇俄考古家維克多·沙里阿尼迪之考古記實作了清楚詳實的翻譯、整理與描述，提供了此一領域研究的中文參考資料。

此外，本文對這批墓葬文物作了詳細的分析與探討，其中有關古代草原民族的服飾、大月氏／貴霜之墓葬習俗、安息及古印度錢幣，以及大夏金器等課題都是現今已發表之中文著作所罕見的內容。故此文之研究成果實有助於國人從不同角度去了解大夏、大月氏、貴霜——這些原本因限於中國史籍有限文字記載，而令人印象模糊的中亞古國——的文化內涵，並進而較具體看到古代西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的軌跡與結果，同時也提供了關於統治大夏，且最後攻滅其他四翎侯而建立貴霜王朝的貴霜翎侯，究竟是大月氏人還是當地的大夏人？此一爭論的一個判斷參考依據。

關鍵詞：大夏、大月氏、貴霜、安息、黃金之丘

* 作者現職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組編纂。

一、前言

西域地處歐亞之間，在古代東西文化交流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些曾經與中國有過密切關係的西域古國早已消失於歷史洪流中。有關它們的記載，最豐富者應算是中國的史籍了，然而，「史記」、「漢書」及「後漢書」雖有張騫通西域和班超、班固對西域的經營作依據，卻還是留下了許多歷史空白，例如從大夏滅亡到貴霜王朝建立的這段被史學家稱為「黑暗時期」的歷史，過去，這段歷史幾乎是無法進行研究的。此外，有限的文字記載也無法提供這些西域古國較具體詳實的文化風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蘇俄考古學家維克多·沙里阿尼迪（V.I.Sarianidi）所領導的蘇俄及阿富汗雙方考古人員所組成的考古隊，¹ 在北阿富汗席巴爾甘城（Shibarghan）北方不遠處的Tillja-tepe（意即「黃金之丘」² 發現了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早期貴霜王朝的墓葬，出土物以金器為主，有兩萬件之多。墓葬所在地是在古大夏王國境內，而出土文物的年代又在大夏為大月氏所滅亡之後到貴霜王朝建立之間，故這批文物以地域言，可稱為「大夏寶藏」，以時代背景而言，又當視為「大月氏—貴霜寶藏」。這批寶藏的出現，可以部份填補從大夏滅亡到貴霜建立這段歷史的空白，讓我們對大夏、大月氏、貴霜的文化內涵能有較深入的了解，進而能較具體看到古代西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的軌跡與結果。

二、寶藏的時空、文化背景

席巴爾甘黃金之丘出土的大批金器不但顯示了墓主雄厚的財力與崇高的權勢和地位，也令人好奇地想知道這些有著不同風格的金器是在那兒製作而又如何聚集在一起？墓主是何許人，為何有如此的墓葬文化與審美品味？首先，要探討的是寶藏的出土處——大夏地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以及大月氏民族的遷移與貴霜朝的建立。

¹ 此一墓葬挖掘之時，蘇俄尚未瓦解，仍擁有昔日之俄屬中亞，故所謂由蘇俄及阿富汗雙方考古人員所組成之考古隊，其人員除了俄國人與阿富汗人之外，還包括了今日的土庫曼尼、烏茲別克塔及克斯坦等地之專家，其參與人員名單請參考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Leningrad, 1985), p. 19.

²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Leningrad, 1985), pp. 7-8.

（一）大夏的歷史

中國史籍「史記」、「漢書」中所稱之「大夏」，即相當於古希臘人所稱之「Bactria」（巴克特里亞），古波斯語稱為「Bachtrisch」，位於興都庫什山與阿姆河之間，即今阿富汗、烏茲別克及塔吉克等地之部份地區。約從西元前九百年開始，這兒便住著由北方遷入，屬於印歐民族中東伊朗系的民族。³ 西元前七世紀時成為米得國（Medien）的附庸國，西元前五五五年左右為波斯居魯士大帝（Kyros der Grosse或CyrusII）所征服，西元前五一八年左右大流士大帝（Dareios der Grosse）將大夏劃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一個行省，每年要繳交三百六十條銀條（Talente）的稅給阿契美尼德王朝，直至西元前三二九年為亞歷山大帝攻佔為止。亞歷山大過世以後，大夏便受制於塞琉卡斯一世（Seleucus I）所建立的塞琉西王國（中國史書稱之為「條支」）。約西元二五〇年巴克特里亞總督迪奧多圖斯（Diodotus）宣告獨立，建立希臘大夏王國（Graeco-Baktrien），以Baktra為首都，其地可能即今阿富汗北部的巴爾赫（Balkh），最初希臘大夏王國的領土除了巴特里亞之外，還包括阿姆河以北的索格狄亞那（Sogdiana亦稱「粟特」）、以木鹿（Merv）為中心的馬爾吉亞那（Margiana）和以赫拉特（Herat）為中心的阿里亞三個州郡。到了西元前二三〇年左右希臘人歐西德穆斯（Euthydemus）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開創了大夏王國的第二個王朝。塞琉西國王安條克三世（AntiochosIII）雖率軍進攻大夏，然而在長達兩年的進攻之後，還是承認歐西德穆斯為大夏王國之國王。歐西德穆斯的後繼者繼續開拓疆土，入侵到興都庫什山和印度的西北部，最強盛時，王國的統治範圍幾乎含蓋了整個阿富汗，一大部份巴基斯坦，和部份昔日的俄屬中亞。在德米特里斯（Demetrios）國王在位期間（西元前一八五或一八九年至一六五年），監領興都庫什山以北地區的歐克拉蒂德斯（Eukratides）發動叛變，在巴克特里稱王，宣佈獨立，與德米特里斯爭奪大夏，從此大夏王國以興都庫什山為界，分裂為南北二朝，相互攻戰，約西元前一五九年歐克拉蒂德斯被殺，從此一些州郡的總督乘機割據一方，擁兵自立。此時處於分裂而走下坡的大夏王國，在大月氏受匈奴攻擊而被迫西遷時（大約為西元一二九年），又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西元前一

³ 以上遷入之年代乃根據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Band 2* (Wiesbaden, 1967), p. 241. 然而若依據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ume 1, fifteenth Edition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9), p. 779, 則東伊朗語民族遷入之年代為西元前七五〇年起。

二八年時，已臣屬於大月氏，⁴ 成爲大月氏的附庸國，然而仍維持獨立，並以藍氏城爲首都。史記大宛列傳就記載了當時的情況：「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此乃張騫於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年）從西域返國所帶回的資訊。從大夏臣屬於大月氏到完全滅亡，約有百年之久，這期間進入大夏之民族應不只大月氏。根據希臘作家斯特拉波（Strabo西元前六四年～西元二三年）所著〔地理志〕，滅大夏的民族有：Asier（或Asianer）（或即奄蔡人，亦即後來所謂阿蘭人）、Tocharer（吐貨羅人）⁵ 和Sakarauken（或Saka）（即塞人），⁶ 另外希臘的歷史編寫者Apollodorus von Artemisia則記載滅大夏的民族有四個：Asioi（或即奄蔡人）、Pasioi、Tokharoi（吐貨羅人）、Sakarauken（即塞人）。⁷ 至於這些民族進入並攻佔大夏王國的時代先後及所佔領之區域，至今尙無定論。

（二）希臘大夏與大月氏及貴霜王國之關連

從希臘大夏到貴霜的建立，這段歷史是混淆不明的。按《史記·匈奴列傳》、⁸ 《史記·大宛列傳》⁹ 和《漢書·張騫傳》¹⁰ 之記載，原先住

⁴ 以上有關大夏歷史乃參考自：Brockhaus Enzyklopädie, *Band 2*, p. 241;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ume 1, fifteenth Edition, p. 779; 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臺北：編者，外國歷史II，1993），頁73-74；佐佐木、高崎直道、井野口泰淳、塚木啟祥著，楊曾文、姚長壽譯，《印度佛教史概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頁37。

⁵ 有些學者傾向把吐貨羅人與月氏人等同看待，但實際上，二者之關係還未完全清楚。

⁶ 以上入侵並滅亡大夏的民族，資料參考自：Gravin Hambly,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lb: Zentralasi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 1966), p. 51;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69。

⁷ Hans-Joachim Klimkeit, *Die Seidenstrasse* (Köln, 1988), p. 53.

⁸ 《史記·匈奴列傳》：「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

⁹ 《史記·大宛列傳》：「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逐都媯水北，爲王庭。」

¹⁰ 《漢書·張騫傳》：「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

在敦煌、祁連間之月氏，在匈奴一再的攻擊下，漸次離開故居往西遷徙，約在西元前一七七至一七六年間已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西元前一三〇年，匈奴軍臣單于又指使烏孫率眾征討月氏，迫使月氏放棄楚河、伊犁河流域，再往西遷至阿姆河流域。¹¹ 月氏的西遷也造成了其他民族的遷徙，《漢書·西域傳》：「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主。」又同傳：「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這些被大月氏逐出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塞種，可能有一部份越過錫爾河，經由栗特（或稱康居）而侵入大夏，其年代約在西元前一四〇年左右，而十年後，再度西遷的大月氏來到了大夏，並征服了先到的塞族。¹² 雖然有些游牧民族先後入侵大夏，然而大夏王國在張騫出使西域時是還存在著，這可從《史記·大宛列傳》中之記載看出：「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大宛在匈奴西南，……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又：「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同傳又稱：「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都曰藍市城。」可見剛入大夏故地的大月氏只在媯水（即阿姆河）北，尚未渡過阿姆河，而大夏王國則仍存在媯水以南。到了漢書寫成年代，大月氏是：「治監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此處所記之「監氏城」是否就是大夏位於媯水之南的「藍氏城」，姑且不論，應注意的是，遷入大夏後的大月氏的民俗錢貨，已與安息相同，而不似同傳所述：「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也就是說，游牧的大月氏已轉變為城居之民了。有學者認為《漢書》中所記：「大月氏國，治監氏城。」應與「後漢書」所記：「大月氏居藍氏城。」同意，即到了「漢書·西域傳」所描述的年代，大月氏已越過阿姆河，而定都媯水南的藍氏城，¹³ 也意味著大夏王國已徹底地併入大月氏了。

西元前三世紀中葉所建立的希臘—大夏王國，其上層統治者為移居此地的希臘人和當地希臘化了的大夏人，¹⁴ 這種論點似無異議。而大月氏

¹¹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58。

¹²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 26-29。

¹³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 61-62。

¹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18.

入侵後，古大夏地的統治者，依「漢書·西域傳」所載：「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翎侯……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又按《後漢書·西域傳》：「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可知大月氏入侵大夏後，對大夏曾經有過絕對的控制和影響，統治大夏的五部翎侯若非全爲月氏人，也應與月氏關係密切，這是可以確定的，而月氏的強盛與貴霜的建立，其直接相續性應是很高的。依丘就卻建立貴霜王朝的年代推測可能是在西元五〇年前後，而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元七三至一〇二年間，故「漢書·西域傳」及〔後漢書·西域傳〕中有關大月氏的記載應該是相當可靠的。然而有些學者對此尚存疑議，而認爲：這五部翎侯雖屬大月氏，然皆爲大月氏人？還是大夏人？尤其是五翎侯之一，最後攻滅其他四翎侯而建立貴霜王朝的貴霜翎侯丘就卻，究竟是大月氏人還是當地的大夏人？¹⁵ 關於此一爭論，或許可從本文以下對黃金之丘出土文物所做的分析探討得到一些判斷依據。

（三）大夏金器的文化背景

從上述大夏歷史可知，寶藏所在的古大夏地，當地土著乃來自北方的東伊朗系民族，在作爲米得國的附庸國及波斯阿契美尼德的一個行省時，其文化特質應偏於伊朗文化系統的，而由於阿契美尼德帝國與希臘、埃及、小亞細亞地區的接觸，近東兩河流域等古老文化也應對古大夏地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亞歷山大東征之後所帶來的希臘文化，在希臘大夏王國的帶動下，對大夏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以上所述之文化背景一一反映在大夏出土的文物上，最有名的當屬一八七七年於今日塔吉克斯坦南部，阿姆河上游所發現的「阿姆河寶藏」，年代定爲西元前五至四世紀間。¹⁶ 現存阿姆河寶藏中最重要的一件首飾爲一個西元前五世紀的手環（圖 1）。

¹⁵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 32-37。

¹⁶ 有關阿姆河寶藏輾轉至英國的經過，請參考：Alexander Häusler, *lisa Schirmer, Kunst der Mittelasien Kuschan* (Leipzig, 1979), p. 32.

用來裝飾手環的怪獸造形，其淵源可能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動物藝術中可找到，類似的動物造形在很早的巴米倫和埃蘭（Elam）藝術中便已存在。這種根基於亞述藝術的造形向四方傳，而為每個地區所採用，只是經過改造以適應各地的要求與文化背景。¹⁷ 而出土於大夏地區的「阿姆河寶藏」，其與波斯阿契美尼德藝術關係之密切，可從現存大英博物館一件阿契美尼德時代的銀製角杯，其與上述手環有著幾近相同的怪獸造形上看出。此外，手環上有許多凹槽，這些凹槽內原先應鑲嵌有各色寶石，這種鑲嵌各式寶石於珠寶上的技法，是阿契美尼德藝術中所廣泛使用的。¹⁸ 至於希臘文化對大夏所造成的影響，可從幾個西元前二世紀的大夏銀幣，其正面是希臘造形的統治者雕像，背面是希臘神造像顯示出來，如大夏王歐西德穆斯（Euthydemus）銀幣的背面為希臘神話中的勇士赫叩利斯（Herakles）。而當月氏等遊牧民族入侵大夏之後，也為大夏帶來了有著濃厚遊牧色彩的文化內涵，如草原民族的習俗與審美價值觀。這股有別於波斯、希臘、安息古老文化的新力量，為大夏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也締造出新的文化風貌。此外，按上述《漢書·西域傳》及《後漢書·西域傳》之記載，建立



圖 1

¹⁷ Darid Talbot Rice, "Achaemenid jewelry,"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wrvey of Persian Art* (New York, 1981), p. 378.

¹⁸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wrvey of Persian Art*, p. 367.

貴霜王朝的丘就卻將王國的勢力向外推展到大夏以外之地，安息王國在當時是中亞唯一可與羅馬帝國相抗衡的強國，從記載中的「王侵安息」便可看出貴霜國勢的強盛。貴霜建國前後版圖的擴張與國勢的強盛，為黃金之丘出土之金器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背景與條件。然而，在討論外來影響的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大夏本土也自有其傳統文化，尤其在金屬工藝上，從大夏出土於不同時期的金器中可以看出，大夏是擁有歷史久遠的金器文化的。而從大夏周遭各古老文化所展現出精湛的金器工藝，以及對金器的愛好這些認知上出發，將不難了解何以黃金之丘出土數量如此龐大的金器，且在造形和製造技術上都達到一定的水準。

大夏地處東西交通要道，商業的興盛不但為大夏帶來財富，也促進了文化交流，除了上述波斯、希臘文化外，印度、安息、中國、中亞各國文化也不斷滲透進來，加上在此駐足過的大帝國之影響，而造成大夏文化多元化之風貌。

三、黃金之丘寶藏出土記實

在阿富汗北部席巴爾甘城附近黃金之丘所開挖的六個墓穴都安置在一區內，這個被視為早期貴霜王室的家族墓乃座落於一座約在西元前兩千年末所建立起來疑似拜火教的神殿遺址內外。此神殿是建在高六公尺的磚石台基上，中央有一個祭台，神殿的主要空間為兩間柱廳，外圍為城牆與城樓，神殿周圍原先可能有居民落戶於此。到西元前六至四世紀阿契美尼德時代，此神殿依舊是個巨大的建築，其外牆還被加上了磚石牆，但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此神殿遭到火焚，故當西元前四世紀馬其頓軍隊到達此地時，只見到一個建在這間神殿瓦礫堆上的小村莊，而且居住在這山丘上的情形很快便結束了，至西元前後，這裏便成了墓地。¹⁹

根據考古出土豐富的陪葬品來判斷，這個墓地是貴霜翎侯中最富且勢力最大的一位翎侯的家族墓。²⁰ 之所以推測這廢棄已久的神殿山丘為貴

¹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19.

²⁰ 此為G.Koshelenko 及V. I. Sarianidi之見，然而G.A.Pugachenkova和L.I.Rempel 認為黃金之丘為當地統治者之墓，墓主與月氏並無關連，而是受制於Arsacids，與薩迦—安息文化有關。請參考Edward V.Rtveladze, “coins of the Yuezhi Rulers of Northern Bactria,” in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3 (Kamakura: Institute of Silk Road, 1993/1994), p. 92.

霜統治者的家族墓園之理由是，所有的墓都安置在一區之內，且幾座墓內有些陪葬品相同，又從黃金之丘旁的城市Jemschi-tepe可清楚俯瞰黃金之丘墓園，也能有效控制之。而這Jemschi-tepe城市很可能是早期貴霜統治者的第二、三代居住且作為政府所在地之處。²¹ 這與史籍所載是相符的，黃金之丘位在阿姆河以南，距古大夏國首都巴爾赫（Balkh或Baktra）西北不遠處，亦即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間，月氏或貴霜翎侯已越過阿姆河，統治大夏王都了。

黃金之丘的墓葬方式，墓室結構、陪葬品的內容以及擺放位置都是提供我們認識像迷一樣的中亞古民族—大夏、月氏、貴霜—的一個豐富線索。因此，有必要把主持此次考古挖掘的蘇俄考古家（V.I.Sarianidi）所作的考古記實，²² 予以摘要歸納如下：

（一）一號墓

墳墓所在地的設施建築出奇的簡單，是山丘上垂直挖出的直角墓穴。是個長二點五公尺，寬一點三公公尺的長方形墓穴，位於西邊斜坡，城牆之後，山丘表面往下兩公尺深之處。

棺木是由六個鐵鉤環釘牢的，鉤環長二十四公分，寬五公分，厚零點五至零點七公分，用來釘木板的釘子長七至八公分，釘頭直徑一點二公分。

屍體直肢，頭朝北仰臥於墓穴中，按照遺骨的現況判斷，墓主為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的婦女。

大部份縫在衣服上的飾片都集中在肩與胯之間，除了飾片外，還有位於屍骨下方的金繡線，由此可以判定，這些線要不是用來鋪飾棺木內側所用之屍布，不然就是斗篷或披肩等的殘片，這金線條保有波浪狀的外形，由此猜測，與金線編織在一起的緯線可能是用絲或毛組成，因時間久遠而腐爛了。屍骨下存在的金線，是在單一區域上，多層的安排組合在一起，而成為大面積裝飾圖案的記號。

²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19.

²² 關於黃金之丘的考古發掘報告，相關文章之報告資料並不一致，例如：“The golden Nobles of Shbarghan,” *Time* (July 2, 1978) 報導六座墓之墓主為四男二女，而林保堯，〈西伯爾罕遺寶記〉《藝術家》16: 4 (1983年3月)，頁94；以及吳焯，〈阿富汗西伯爾罕墓葬文化〉，收於張志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頁227。所載相同：六座墓之墓主為二男三女，其中第三號墓墓主性別不明。本文以主持此次考古挖掘的蘇俄考古家（V.I.Sarianidi）所作的考古記實為依據。

在這件以金線繡成的斗篷或披肩上縫有七片浮雕紋飾相同的金飾片，在肩膀與胸部間所縫飾的飾片之下有顯著的大型六瓣花紋飾片，排列成兩行，形成一條圍繞前胸後背的帶狀紋飾，這條水平直條的帶狀紋飾的上下緣，以圓柱形珍珠縫成的細條作為邊飾。頸部上頭有一個金扣帶之環舌，其形狀為兩個鑄有鉤與圈孔的大型凸起圓盤。

還有很多其他造形不同的飾片，然而它們毫無規則地四散開來，所以很難確定它們是用在服飾的那一部位。不過可以這麼說：小而圓的人面飾片（裝飾以人面圖樣）以及其他如蝴蝶結形、圓花朵形和一些其他的飾片都是安置在肩膀前方，圓花朵形和一些其他的飾片是沿著腳骨排放著。

陪葬品裏還包括了死者個人所有物，主要是化粧用品。首先是一個用象牙作成的圓形粉盒，裡頭還留有白色的粉末。還有一個枝條編織的小藍子，裏面有成套的化粧組件，黑色水晶一小件，可能是畫眉毛之黑料，一件小而圓有蓋子的銀盒，上面飾以雕刻精細的植物紋飾；一個小鐵鉗子和一支有著木把手的鉗子；以骨頭做成尖尾的筷子；一小塊鮮玫瑰色和一小塊白色的化粧品，一件精美的鼓形金器，上面鑲嵌了血紅色的石榴石、藍色的土耳其石、以及沒有光澤的螺片。在右肩上有一對飾物，其造形為花朵下面繫著金圓盤，但不知是被縫在何處，在左小指上有一只嚴重擦損造形簡樸的金戒子，上面刻有一個圓形和兩個杏仁造形的簡單紋飾。²³

（二）二號墓

二號墓位於北邊神殿城牆之後方。這是一個長三公尺，寬一點六公尺，在山丘表面以下兩公尺的垂直豎坑。一個準確而垂直挖鑿的坑穴內部顯示出一層薄的暗褐色的蛀朽木屑層，這是腐爛的頂棚之剩餘物。很可能原先地表到棺木之間的空穴坑上面蓋有厚木板，頂棚蓋上頭堆放了一層薄薄的土。經過一段時日，厚木板開始腐朽，由於土層重量的壓擠，便一起斷裂，而填塞到埋有棺木的坑穴內的。由此而形成的凹陷部份慢慢地被瓦礫、廢物和土所填滿，這也可能是故意傾倒上去，而後在倒塌後立即鋪上草皮的，所以在考古挖掘時，山丘的表面並不見任何倒塌的痕跡。

棺木長二點二公尺，寬零點六五公尺，立於木腳上，不是放在坑穴的中央，而是向東側偏移些（離西壁零點六公尺，離東壁零點四公尺）。棺木是由厚且寬的木板組成，底部和壁牆是用鐵鉤環釘牢。在棺木的上層邊

²³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21-23.

緣垂直地在棺壁上保留有幾根釘子，這可能是用來固定蓋子的，然而沒有任何可靠的痕跡保存下來，可能這些釘子是被用來固定包裹棺木的布帛的。縫於布帛上的金、銀小飾片，挖掘時它們散落在上面棺木的邊緣、屍骨上和棺木底板之下。在棺板的外側有些地方留有白色石膏層的殘餘部份，在頭部兩側厚達五公分，其上有腐爛的木材所留下的印子、痕跡，在其上方則留有垂直敲進去的釘子。由於在被敲進的釘子所在的高度處發現了第一片被縫上去的金飾片，這種情形說明了棺木連同底座部份其高度不會超過四十到五十公分。

屍骨是直肢正面平躺、頭朝北。這是一具三十至四十歲的婦女之屍骨。整具屍骨上散落著大量（超過一千五百個以上）半球面體小金飾片，死者的頭上有一條頭巾，根據曾經縫在上面的金飾片來推測，這頭巾的形狀有可能是圓錐形的。在兩邊太陽穴的地方各有一個造形相同的髮簪。有一條寬的金帶子由左邊太陽穴順著下巴圍到右邊的太陽穴，這條金帶在當初可能飾以金製的小花朵，因這些小花被發現時是沿著金帶四散一地。兩邊太陽穴處發現兩個兩面都刻有被命名為「統治者與龍」紋飾的金垂飾，脖子上飾以由大塊金珠和象牙珠子組合而成的項鍊。在項鍊下方，推測在緊緊閉合的衣領上被縫有金製橫向環紋、圓柱體、圓管形珠子等飾件，而此下方有一對醒目而造形相同的「演奏者像」飾件，二者各被置於左、右肩上。在脖子下方有一個結實的五瓣形別針，在胸口，有一件附有把手的中國銅鏡，在胸部以下之處有一對「騎於海豚之上的小愛神」造形之扣帶環舌。在胸部上有一件名為「貴霜的愛神」的小金人像。手腕上戴有以羚羊塑像裝飾的手鐲。腳上有著一個開口的腳鐲，雙腳附近有一個銀罐和一個編織而成的小籃子，內部放著一支鶴嘴鋤和兩把西伯利亞的刀子。

死者身上戴有戒指，左手便有兩個，其中一個在中間有一顆大而凸出的石榴石。第二枚戒指有一個金戒面，上面刻有一位身材瘦長坐著的婦女，在婦女前面刻有希臘文ΑΘΗΝΑ（Athene）的反寫字。右手戴著一枚金戒指，戒面為橢圓形土耳其石鑲嵌而成，上面刻有一位右手持盾坐著的婦女。²⁴

（三）三號墓

三號墓幾乎位於山丘頂端，介於昔日神殿的九根柱廳與四根柱廳之間

²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23-29.

分隔牆所在隆起的山內。長方形的墓穴（長二點六公尺，寬一點五公尺）在磚石城牆內被切成垂直的豎坑。穴壁是絕對地垂直被鑿出，除了東壁有點傾斜外，其餘都很筆直。從穴坑上部開始，和二號墓一樣有一層蛀朽木屑所形成的圓錐形褐色層面，這圓錐層面止於棺木之上，在這層之上有一層褐色腐爛的皮革層，而後是蛀朽木之木層，其下又是腐爛的皮革層，而不是黑色的。明顯看出原先在棺木上的空穴之棚頂是木板做的，這些木板上面覆蓋著褐色皮革，而下面為黑色皮革。極有可能，在皮革上縫有無數的金片和環孔。當頂棚蓋倒塌時，這些金片便往下滑而透過皮革的裂縫散落到棺木中。除此之外，在穴坑底部有腐爛的韌皮蓆痕跡遺留下來，這是當作底部覆蓋層來使用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只有這個墓穴裏的金片有焊接的環孔，而不是如同其他墓穴裏的金片在周圍有簡單的小孔。

直角的木棺長兩公尺、寬零點六五公尺，約零點四至零點五公尺高，角落處以直角彎曲的鐵銅環釘住（平均十三至十五公分長，五公分寬），除了鐵鉤環之外，還有直的鐵條（約近十五公分長，五至七公分寬）每邊釘有三對鐵條，用來固定壁面與棺木底部。如同二號墓一樣，沿著棺木西壁上層邊緣有三根鐵釘，推測這三根鐵釘是用來固定包裹棺木的布帛的。

根據一系列的考古事實來判斷，棺木是立於支架或台座上，而高於地面十至十五公分，然而任何有關支架或台座的痕跡都沒有被發現。不過由於這個墓穴曾遭鼠害破壞，毫無疑問地，塌陷是曾經發生過的，因為在挖掘時很確定的是：屍骨的右腳擱在地面上，而左腳是在高約十至十五公分處被發現，借此將棺木底部所在之位置作了個記號。

從嚴重毀損的剩餘骨頭所在處加以推測：遺體是頭向北直肢仰身於墓穴之中。依據人種學的現況來判斷，三號墓的墓主為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女子。

由於三號墓被老鼠嚴重損壞過，大部份裝飾在死者身上的飾品和陪葬品，發掘時都已不在原先的位置上了。死者的頭部是擱在一件金器皿底部上，在器物的底部上擱著頭骨的上半部和一條由五個部份所組合成的皇冠帶子，其餘的帶子被老鼠拖走。除此之外，在器物底部上還存有許多垂懸物。

在頸部存放著一個部份已散落分開的項鍊，這裏也有一條下巴帶子，樣式與二號墓中的相似。頭骨左側明顯放支髮簪飾品；相對的另一支則滑移到胸部一帶。在部份頸胸飾物下方有一面沈重的中國銅鏡，在銅鏡下方

有三個沒被移位的金鎖頭，相互疊放著。這顯示，至少有三層衣服。死者手關節上戴有手鐲，同樣的環飾也見於死者的腳關節上。在同樣的地點，雙腳旁存擺著相同的鞋帶扣和金鞋底。左腳旁有銀器皿以及織物的殘存部份，下層部份的屍骨保存的情況相當好，這使得縫綴上去的金飾片的順序位置被保存下來；雙腳間有著均勻平穩的線條，這顯示了以刺繡所做成的衣邊。在骨盆附近有一枚安息的銀幣被發現，還有一只簡樸但嚴重磨損的戒指，這個戒指與一號墓出土的戒指相似。

此墓的陪葬品相當豐富，除了上述穿戴用之飾品外，在頭部處有三個陶瓷器，腳部有一個小銀製器皿，在其下方有一枚羅馬金幣，和一只戒指，戒面上裝飾有一個人立於祭壇邊的紋飾。在棺木一個角的外面，存放著第二面鏡子，其象牙製的把手保存情況不良。在其旁有小而黑像錫一樣的水晶粒堆積而成之物。在鏡子上立著一個小的半瓷器容器，這兒也有三個銀器皿（小瓶罐），在其中一個的下方有一個小而瘦頸的銀容器，其旁有一個金製容器，底部有希臘文字。

另外在此墓還發現其他的陪葬品，如一個頭部懸垂物、一支與出自一、二號墓相似的半月形髮簪、一對造形為騎坐在像海豚一般的魚上的金製凹頰帶扣、兩組環扣鎖、一對環扣（由於在死者胸上存有上述所說環扣之另一半，所以毫無疑問可以確定這些東西是當作扣鎖來使用的。）、四個相同造形的紀念章、一件鑄成橢圓形的金垂飾（右下角邊緣以反寫字體書寫著希臘字 AOHNA 雅典娜）、二指戒指、在腳的外側有一對造形相同的長形金環扣、圓型象牙盒的無數斷片、一件梨子形器物的頸部保存了一件銅把手的斷片（可能是一件化粧用小湯匙的把手）、橢圓形和凸圓狀有著金框架的石頭懸吊物、一個有蓋子的小金容器、一件以薄金片製成之容器、光石髓珠子。根據殘片來判斷，三號墓裏至少存有七個圓形銀製香料瓶。²⁵

（四）四號墓

第四號墓設在昔日神殿的城牆的終端，只有內牆的一個小角落露出來，在清理這面牆時，發現了一個金薄片。在揭開了上面三十至四十公分的草坪層之後，在穴坑的北緣發現一匹馬的頭骨與腿骨，這是第一個也是

²⁵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29-38.

唯一一個證明此地有舉行過葬禮儀式的證據。

垂直下挖的長方形墓穴有著微微圓轉的角，穴長二點七公尺，寬一點三公尺，坑穴深度自表面所在的山丘上層算起有一點八公尺。坑穴被厚厚的土所填滿。在上層有像管狀中空的空間木結構的剩餘物，內部填有深褐色腐爛了的圓形棍棒朽木。根據這些中空空間的外邊輪廓來判斷，在墓穴的上部可能有一個狀如桁架的頂棚蓋，這個桁架是由橫栓組成，每根橫栓相距約十公分，由此共同組合在一起的長杆，有兩支置於穴坑邊緣，一支放在中間。長杆的痕跡並沒保存得很好，然而橫栓的痕跡卻是密而相互接連。這個桁架可能是靠放在墓穴上面邊緣的凸出部份，可惜在挖掘時對這個部份已無法清楚認出。在桁架之上舖有一張編織成的草席。土是傾倒到草蓆上的。草蓆的殘餘物留下了一層薄薄白色腐朽物所造成的編織物痕跡，尤其是留存在棺木表面，而在棺木周圍的地面上也有，當頂棚蓋在上面泥土的重量下壓下而倒塌時，這些草蓆碎片便掉了下來。在墓穴地面有腐爛了的皮革痕跡。

四號墓長方形的木造棺木長二點二公尺，寬零點七公尺，高約零點七五公尺，角落的支撐物是一個高零點一五公尺的底架。棺壁與棺底間是用以上各墓穴中所用的鐵鉤固定住，而棺木的底部和牆壁都額外再用長鐵條橫向交叉捆綁固定住。棺木的裏外兩側都鋪設著染紅的皮革，上面有黑白色的彩繪。除了彩繪之外，這張覆蓋包裹棺木的皮革上還縫有金圓片和許許多多的半圓形的薄片。這個棺木是否原有一個木蓋，已不易判斷，雖然上面有不明的木頭腐爛痕跡，然而不確定其來源。如同前面述及之墓穴一樣，在上面的壁緣上釘有六根堅固的鐵釘，這些釘子要不是用來固定蓋子，就是用來固定蓋住棺木的皮革，後者是更有可能的。

死者頭朝北直肢仰身。根據人種學及陪葬品未判斷，墓主為約三十歲的男子。體格高大，約兩公尺高，頭部置於一個小枕頭上，而這枕頭則擱在一個有希臘銘文祭祀用的供盤上。在祭盤的邊緣固定了一棵金製模型樹和一隻圓雕的山羊雕像，然而這雕像被捲到邊邊，考古挖掘時在墓穴底部被找到。死者額頭上所吊掛著的東西，如同一個王冠或皇冠，脖子上的裝飾物是由編織成的金線組成，中間有一個由白色與褐色石頭分兩個層面所組成刻有凸花的玉石，其紋飾是一位面向左的男性側面半身像。在墓主左手下面有一個橢圓形因時間久遠而變黑的凹刻寶石，上面刻有三位戰士，身著與墓主相同之戰袍。在腳踝旁有鞋帶扣，在腳踝上有金腳環。死者的

衣裳，縫有上千計的金飾片，還有一個印度錢幣和一個有著三位戰士的玻璃凹刻寶石，點綴著死者的裝飾。此外，墓中還有一條金頸帶，一個金胸飾中央有一隻駱駝，和一條有著九個圓環扣編結而成的金腰帶。

只有在這個墓穴發現華麗的武器和轡具，都是飾以動物搏噬的情節；在死者的左側有一把長劍和一把有著金劍鞘的匕首，在其右側躺著第二把同樣有著金劍鞘和象牙把手的匕首（短劍）。在死者髖骨附近發現了六個幾乎是圓球形的金轡具，每三個位於前面所述的小匕首旁，每一個都鑄成高浮雕甚至滿浮雕造形捲縮在一起的怪獸，其中三個造形完全相同。這些圓球形之金器是被安置在遺骨腰帶之下而非之上，甚至低於匕首。

在棺木外側，頭部旁邊擺著：一把鐵製鋪了皮革的小摺疊椅，兩張弓，兩個有金飾物的箭筒以及鐵製的箭簇。其中一個箭筒上有銀製杯狀的蓋子，在箭筒壁上有很細的刻紋。²⁶

（五）五號墓

五號墓位在山丘的北部，一座源自阿契美尼祿時代所建碉堡的磚造城牆內。長方形的墓穴長二點零五至二點一公尺，寬約零點八公尺，深度約在山丘表面以下一點六五公尺。穴內填入泥土，其中在離地面零點四公尺的泥土堆積層裏發現了腐朽的木頭殘餘物，這可能如同其他墓穴一樣，是來自頂棚的。

墓裏的屍體不被置於棺材內，而是放在一個長兩公尺寬零點六五公尺的木槽中。這樣的判定是因為在這兒沒有發現組合固定棺木用的鐵鉤。沒見到頂蓋的痕跡，木槽本身卻由一條布帛也許甚至多層地捆起來。對此一假設有一種狀況可以證明，那就是不只在木槽上，在其底部地面上也發現狀似葡萄葉銀製縫在織品上的圓片和板片，這些很可能都是固定在屍布上的。屍骨躺著的方式與其他墓內的條形相同，也是仰身直肢，然而頭不是朝北而是朝西。

最精美而令人叫絕的首飾是一條非常獨特的項鍊，由兩種造形的四部份垂懸物所組成：一種是用石榴石或土耳其石鑲裝而成，另一種是成對鐮刀造形的平隔間。這件婦女服裝上的胸前飾物其原始狀況是：這串項鍊並不只是用繩子串起來，而是縫在高聳扣緊的衣領上。在死者的左手關節處

²⁶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38-49.

有一個造形特別的手鐲，這手鐲可相互拉扯，由薄金線做成，其尾端有像螺旋狀的層層彎曲。

特別有趣的是一個凹刻的玉石——一個半透明、乳白色用玉髓做成的垂懸物，上面雕刻了一隻帶翼鷹獅。很可能在埋入墓穴之前，這件凹刻之玉石便已缺一角了。

在一個小而圓的銀片上存有一個細刻側身作飛翔狀的Nike像，頭上戴著一頂鋼盔，臉部只是模糊地刻出，沒有細部描繪。墓裏的一面銀製漏斗形底部基座的鏡子上，挖掘時發現了一片紡織品，上面有繡了金線和珍珠的植物紋圖案。這可能是一個裝鏡子的罩套的殘餘。還有一點必須補充說明的是：與其他黃金之丘墓穴相比，五號墓的陪葬品最少，且其屍布上所縫之飾片不是圓形金飾片，而是銀製的葡萄葉。²⁷

（六）六號墓

六號墓穴所在地位於昔日神殿的西邊迴廊。墓穴的保存狀況非常良好，因此能夠把這個墓從上到下，每一個單一設備作精密的呈現：先挖一個長三公尺寬二點五公尺的墓穴；在挖到約一公尺深之後，墓穴的尺寸縮小至長二點五公尺，寬一點二公尺，以便在側邊安置平台；在這兒墓穴又再挖了約一公尺（因此，整個深度共計兩公尺）。棺木放到地面之後，其上方架設了一個木製頂棚蓋，其尾端便牢牢地靠在上述的平台上。從平台水平面到棺木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腐爛的木頭所留下的圓錐形深褐色層，和在棺木之上的草蓆痕跡。與四號墓相同，這兒也是清楚可見在平台上所擱置的一個木造桁架，上面蓋有草蓆，而後倒入泥土，這些泥土在挖掘墓穴時被挖出來。長方形的棺木長二公尺，寬零五公尺，高約零點四公尺，並不直接立於穴底之上，而是立於一個離地面零點二公尺高的磚台上。打開墓穴時，屍骨躺在穴底，這是屍骨在棺底腐爛之後，向下「滑」下去的。墓壁靜止於磚台上，棺蓋的痕跡並沒有被發現，很可能棺材是被一條布所蓋住，布上繡有金和銀片。開挖此墓時可確定的是：飾片大部份存在於棺木的邊緣和內部，可能這塊屍布大都集中地繡在中央地帶。屍體直肢仰臥在棺木內，頭朝西，這與黃金之丘的大部份墓頭所朝的方向不同，但與五號墓屍骨的位置完全相同。根據人類學的診斷以及按照陪葬品來看，墓主

²⁷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49-51.

為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婦人。

墓主的頭部是停放在一個小的銀容器內。頭上有一頂高冠，兩耳上有帶翼的小愛神之造形的耳夾，兩邊太陽穴旁有兩支相同形狀的裝飾用髮簪。頭冠位於太陽穴處吊著一對垂懸物，其裝飾圖案是一位被小鳥、動物和魚所圍繞的女神，死者的下顎包著一條金帶子，脖子上帶有一串鍊子，衣服繡上了數以千計的小金飾片，金飾之下，在死者胸上留有一個帶翼女神的小金像，頸部之下有一對堅實的環扣，其紋飾為一個源自酒神代俄奈薩斯（Dionysos）崇拜環節中的一個情節。

死者的雙手推測是放在屍布的上面，右手持一根金權杖，左手掌內握了一安息金幣。而在嘴巴裏有一枚安息銀幣。胸部上面放著一面圓形的中國鏡子，腳部放有第二面鏡子（鏡子的把手是象牙做的），和一個大的銀容器。和三號墓一樣，在鏡子上保留有礦石小塊狀物，這些東西被視為黑、紅、白色的化粧品。這裏也有以上了黑漆的雲母做成的小齒輪（相同形式的小雲母裝物也被安置於額頭和頰骨上）。死者腳上穿著繡有小金片的鞋子。棺木之外，在頭側有一個編織的小籃子，內有小的陶瓷罐、小刀和鐵鏟子。這兒也站著三個玻璃瓶，內有凝結之物，可能是化粧品。

死者頭上所戴的皇冠由一條金箔帶所組合，此金箔是由五個棕櫚形之裝飾物接合而成，整個皇冠的金箔帶圍繞著額頭。每個棕櫚形裝飾物的造形都像一棵格式化的樹，每棵樹上端枝幹上，都有一對小頭長頸展翅而飛的小鳥。

特別有趣的是一對造形相同的耳環，耳環的一端飾以有翼小愛神的雕像。六號墓中的項鍊是由十顆大的中空珠子和兩個漏斗形的尾端飾件所組成，雕高浮雕飾片，中間飾以一位站立著的女像。

死者手關節上有一對造形相同的手鐲，手鐲裝飾以像獅子般的怪獸頭雕像。左手中指戴著一個小的金製帶有櫻桃紅的石頭鑲嵌之印章戒指。死者面頰後擱置著一枚銀幣，背面的希臘文銘刻顯示，這枚銀幣屬於安息王 Phraates IV 時所鑄，死者左拳所握之金幣背面邊緣上的希臘銘文顯示，這是枚安息金幣。²⁸

²⁸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51-58.

四、從墓葬來看古大夏地的文化面

(一) 月氏—貴霜的墓葬文化

1. 墓穴結構與埋葬方式

兩萬件的金器代表著大夏新統治者的財富與對喪葬的重視，然而，豐富的陪葬物與墓穴樸素的地面建築大相矛盾；除了四號墓在三十至四十公分的草坪層下的墓穴裡上有馬頭顱和馬腿骨外，其他五個墓坑表面上都沒有任何的標誌。所有的墓穴都是長方豎穴土坑墓，其平均尺寸為：長二點五至三公尺，寬一點三至一點六公尺，深度約兩公尺。棺本是用厚木板組成，在棺木角落處是以長約十五公分，寬約五公分的鐵鉤環釘（角鐵）固定住，側邊用長約十五公分，寬約五公分的鐵條釘住。棺木上並無棺蓋，而是用一條屍布（上面縫有金片）蓋住，或整個將棺木包裹住。屍布是以鐵釘固定在棺木上。唯一例外的是五號墓，屍體不被放在棺材內，而是放在一個長兩公尺寬零點六五公尺的木槽中，且屍布上縫飾的不是圓形金飾片，而是銀製的葡萄葉紋飾。此外，四號墓（黃金之丘墓地中唯一的男性墓）是最特別的，其棺木不是用布，而是以一張染紅了的皮革包裹住，上面有黑白色彩繪並縫有金飾片。依二號及六號墓可觀察到的痕跡來判斷，棺木不是直接放在墓穴底面上，而是置於一個底座或零點二公尺的磚台上。所有的墓穴內部都沒有棺蓋的痕跡，很可能棺木上只有屍布遮蓋或包捆住。棺木的平均尺寸為：長二點二公尺，寬零點六五公尺，高約零點四公尺。以墓穴之深度減掉棺木及底座之高度，則棺木頂至墓穴之上層地面間還有一公尺多的深度。在墓穴頂有木造的頂棚蓋，這頂棚蓋也許是木板或如四號與六號墓內以橫架組成的衍架。在頂棚蓋上舖有一張草蓆，而傾倒泥土到草蓆上，日久待頂棚蓋腐朽至經不住上層泥土的重壓時而整個掉落到棺上，也因此打破了墓主的前額骨。原本並無凸起的墓穴地表層面，因下陷而形成一個凹槽，這凹槽後來被瓦礫、廢物和泥土所填滿，然而在考古挖掘時並沒發現周遭地表有任何倒塌的痕跡，因此被認為這些瓦礫廢棄物是故意傾倒上去，而後立即舖上草皮的。²⁹

六座墓都是單人仰身直肢葬，除五號及六號墓的墓主是頭朝西外，餘者皆南北向，頭向北。從上述的墓葬情形看來，月氏或貴霜翎侯似乎完全

²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23.

無意去保存屍體的不朽，因為其中沒有漢馬王堆深藏密封的墓室結構，也沒有斯基泰和埃及人使用香料及防腐劑的跡象。若比較中亞游牧民族的墓葬形式，則發現月氏—貴霜墓葬與匈奴統一草原各部後，在外貝加爾和蒙古地區所發現的匈奴墓以及黃土高原上的匈奴墓一樣，大都是長方豎穴土坑墓及單人仰身直肢葬，南北向，頭向北，且普遍有殉牲的現象，然而在外貝加爾和蒙古地區所發現的匈奴墓葬地面，有些有石頭堆起來的封丘，有的沿墓壙豎有石板。³⁰ 阿富汗席巴爾甘早期貴霜王朝的墓葬在地面上無任何標誌，這和黃土高原上的匈奴墓狀況一樣，而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地區，在下葬後以眾馬踏平墓坑表面使之無法辨識墓坑所在位置，也有相似之處。此外，席巴爾甘墓葬在墓穴頂有木造的頂棚蓋，在頂棚蓋上鋪有一張草蓆，而傾倒泥土到草蓆上，這與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室覆蓋方式相近；以一號坑為例：坑內夯的厚土牆間有一排排木質立柱，立柱上端承托著枋木，從而構成井口枋形的木構框架。大框架上密置棚木，將坑內的周邊長廊中間過洞都覆蓋起來，棚木上鋪蓋人字型蘆蓆，蓆上再覆蓋一層厚約二十至三十公分的紅土、白堊和沙的混合土，接著再覆蓋厚約二點七公尺的五花土，以及經夯築形成土木結構的坑頂。³¹ 若將黃金之丘的墓葬形式與大夏以西的斯基泰民族之墓室形制相比，便不太相同，例如一八九七年在黑海東北部Kostromskaja Stanica所發現西元前七至六世紀的早期斯基泰墓葬，墓穴壁呈階梯狀（兩階深度），而非垂直下挖的豎穴，且漏斗形墓室之上埋有二十二匹馬和十三個人，可能為墓主生前的僕人。³² 而一八七六年發現於黑海北岸Tiesenhausen西元前五世紀中葉的名為「七兄弟墓」的斯基泰墓，其長方形墓穴壁鋪上了未經燒造的黏土磚，部份墓室還用黏土磚牆隔間，其中有人和馬匹。³³ 以上所述斯基泰墓葬地面上都有以土或石頭堆起來的小丘。如此看來，席巴爾甘月氏-貴霜的墓葬結構與其東邊地區民族的墓葬結構有較接近的關係，而與其西部的草原民族墓葬結構差異較大。

³⁰ 郭素新、田廣金，〈源遠流長的北方民族青銅文化〉，收於《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5卷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9。

³¹ 有關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室覆蓋方式請參考：張濤，《秦始皇兵馬俑》（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頁22；傅天仇，《秦始皇陵兵馬俑》（臺北：智茂出版公司，1988），頁7。

³² L. L. Barkova et al., *Gold der Skythen* (München, 1984), p. 44.

³³ L. L. Barkova et al., *Gold der Skythen*, p. 82.

2.從陪葬品看月氏—大夏的文化傾向

在平凡而簡單的墓室裏埋藏了為數眾多的黃金寶藏，這些豐富的陪葬品中，絕大部份都是穿戴在身上的，其他器用非常少，這些器物應都是墓主生前的日常用品，現將非衣著裝飾之陪葬品條列如下：

- ①一號墓：象牙粉盒一件、編織小籃子一個（內裝成組化粧品容器：〔黑色水晶一件、小銀盒一件〕）、小鐵鉗和有木把手的鉗子各一支、以骨頭做成的尖尾筷子。
- ②二號墓：銀罐一個、內裝鶴嘴鋤和兩把西伯利亞型的刀子之小籃子一個、中國銅鏡一面。
- ③三號墓：象牙梳子一把、銀製香品瓶七個、銀容器三件、半瓷化粧品容器一件、有蓋小金罐兩件（可能為化粧品容器）、陶瓷器三件（大腹深甕、凸腹平底小罐、矮腳杯）、中國鏡子一面、有象牙支架的鏡子一面、錢幣兩枚、金容器一件。
- ④四號墓：有金劍鞘的匕首兩把、金盤一個、模型樹一棵、金羊雕塑一件、劍筒一個、錢幣一個、轡具零件五件。
- ⑤五號墓：有支架的銅鏡一面、小籃子內裝鐵鉤一個和銀容器一件、有蓋小銀罐一件。權杖一支。
- ⑥六號墓：小銀容器一件、錢幣兩枚、中國銅鏡一面、象牙支架鏡子一面、玻璃瓶三個（可能內裝化粧品）、內裝小陶瓷罐、小刀和鐵鏟各一的編織小籃子一個、金權杖一支、象牙化粧品盒兩個、銀盤一個、圓筒形帶小湯匙有蓋銀罐一個。

六座墓中僅四號墓主為男性，而也只有四號墓內發現武器，其他五座墓內在一、三、六號墓中有確切為化粧品之容器，五號墓內雖未發現有化粧品遺跡，但墓中的有蓋小銀罐直徑六點五公分，高八公分，其容積很像是化粧品之容器。除了一號及四號墓外，每座墓內都有鏡子，其中三號及六號墓內還各有兩個鏡子。亦即非穿戴用之陪葬品中，有大部份皆為梳粧之用。相形之下，食用器具就非常少了。五個女性墓的墓主年齡都不大：一號墓為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二號墓為三十至四十歲、三號墓為十八至二十五歲，五號墓為十五至二十歲、六號墓為二十五至三十歲。因此可以如是推測：月氏—貴霜的年輕婦女是很重視化粧打扮的，而墓主的服飾衣著應可視為當時大夏地區品味流行的代表。根據出土金飾所在位置並分析縫

在衣服上的飾片之部位後，我們可以大膽的將服飾復原如下：

一號墓：墓主身上所穿的長袍，在胸前和袖子部份繡上許許多多不同造形的金飾片，且都裝飾著華麗的刺繡，肩膀圍著一件短斗篷或披肩，上面飾以「男人與海豚」造形之飾件，並用一個結實圓盤形的環舌扣住。除了縫上去的小飾片外，還有其他的飾物，如固定在衣服上的胸針。頭髮是由一根簪子和金冠頂一起包住，右邊耳垂上掛了一個結實的金耳環，是一個像小船形狀的耳夾。在腳旁所發現的飾片可能用來裝飾鞋靴等，更有可能是用來裝飾衣服的邊緣，有摺的褲子插放入半筒靴或鞋子內。上半身的飾件比起下半身豐富許多，下半身可說幾乎沒什麼裝飾³⁴（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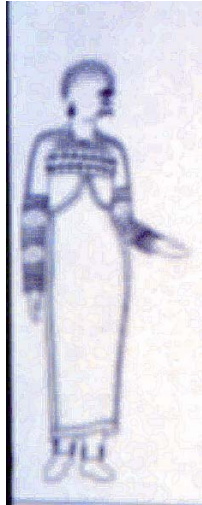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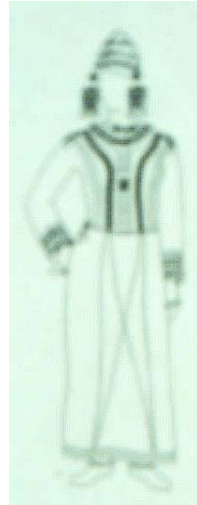


圖 3

二號墓：墓主頭巾的形狀可能是圓錐形，在頭巾上固定有兩個相同被命名各為「統治者與龍」的金垂飾。在兩邊太陽穴旁各有一支髮簪，有一條寬的金帶子由左邊太陽穴順著下巴圍到右邊的太陽穴。身上最裡面所穿的可能是件完全封閉的高領衣服，整個胸部如同一號墓一樣，縫上許許多多不同造形的金飾片；胸部中間部位從頸部一直到上衣腰部邊緣，有一條由球形金飾片縫成的寬條紋飾帶，在衣領後方則只有小的金飾片。在胸部上縫有造形為「貴霜的愛神」之胸針，作為整個裝飾的中心部位。

³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23.

上述衣服外頭罩著一件大衣，在胸前以一對有扣帶之環舌扣住，此帶扣之造形為帶翼的小愛神騎坐於海豚上。大衣上面有兩條從肩膀一直到膝蓋的飾帶，此飾帶是由相同紋飾的小飾片組成。大衣的袖口繡有四排金飾帶。

脖子上飾以由大塊金珠和象牙珠子組合而成的項鍊。在項鍊下方，推測在緊緊閉合的衣領上被縫有金製飾件，而此下方有一對醒目而造形相同的「演奏者像」飾件，二者各被置於左、右肩上。手腕上戴有以羚羊塑像裝飾的手鐲，腳上有著一個腳鐲，手上戴有戒指³⁵（圖 3）。

四號墓：死者上身穿著開左衽的短衣或半長衫，縫有上千計的金飾片，袖口、衣邊和背部都裝飾以不同造形的金飾片。背部有一條由小飾片組成筆直的中間線，從這條中間線分岔出兩條由下而上即肩部的斜條帶。上衣在腰部綑繫著一條金腰帶，從腰帶以下至腳部是一條裙子。脖子上的項鍊是由粗的金線編織而成，中間有一個凸花玉石作成的項鍊墜子，上刻有男性側面半身像。腰際左側配有一把長劍和一把有著金劍鞘的匕首，右側佩戴著第二把匕首（短劍）。腳上戴有金腳環，鞋子在腳踝處裝飾有金製鞋帶扣³⁶（圖 4）。

六號墓：死者頭上有一頂高冠，兩耳上有耳夾，兩邊太陽穴旁有兩支相同造形的髮簪。頭冠位於太陽穴處吊著一對垂懸物，死者的下顎包著一條金帶子，脖子上帶有一串鍊子。死者穿了件長袍，衣服上繡了數以千計的金飾片，從肩膀斜著向下，有四條由縫綴了裝飾物所組成的橫條，這些橫條在胸部上交叉，橫條上的飾片經由線與整串珍珠結合在一起；最後又有兩條由圓形「翅膀飾片」組成的條紋，所有這些條紋都匯結到被命名為「大夏愛神Aphrodite」的小金像上。衣服的下半部繡有以縫綴之金片組成的兩條交叉長條紋。可能在這件長袍上又罩有一件大衣，其窄而高起向外翻出的袖口上繡了許多由小飾片所組成的圓橫條。大衣可能在胸部前方以一個環扣固定住，肩上可能披有一條圍巾，右手持一根金權杖³⁷（圖 5）。

³⁵ V. I. Sa

24-25.

³⁶ V. I. Sa

39-40.

³⁷ V. I. Sa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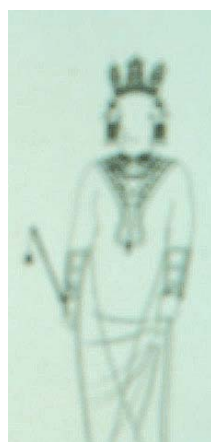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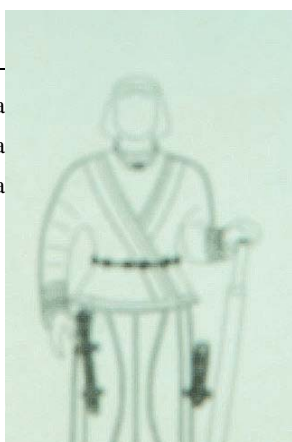


圖 4

圖 5

簡言之，即從頭到腳穿戴各種金飾件；以女性而言有頭冠、髮簪、兩邊太陽穴部位的垂飾、耳環、項鍊、胸針、衣服上之環扣、手環、戒子、腳環、鞋環扣，甚至鞋底也以金片做成。男性則有頭冠、項鍊、腰帶、長劍、匕首、金腳環和鞋環扣。衣服及外套上縫有各種造形之金飾片，外加珍珠和其他半寶石，一件衣服上所縫之飾片可多達千片以上。看來似乎是把所有的財富都穿在身上，可謂極其眩亮華麗之能事。月氏—貴霜貴族的服飾特色，除了「珠光寶氣」穿戴一身，儼然一副「金人」樣之外，其外套或大衣在胸部之處都用環扣將大衣扣攏，且男女都流行穿著平底無跟的鞋子。關於穿著平底鞋的習尚，一枚貴霜王Vima Kadphises（貴霜王朝第二代王閻膏珍）的金幣以及此王的石雕便可作為佐證。而多件斯基泰金器中的裝飾圖案，都顯示斯基泰男人所穿的短靴是平底無跟的，例如一件出土於黑海沿岸Kul'-Oba-Kurgan西元前四世紀後半葉的金罐，器表上的淺浮雕便描述著穿無跟短靴的斯基泰人。³⁸ 以上所述之服飾流行，並不僅限於大夏地區，而是古代歐亞草原一種流傳久遠的穿著習尚。³⁹

³⁸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36; 請參考：Alexander Häusler, Lisa Schirmer, *Kunst der Mittelasien Kuschan*, 圖版 38; Klaus-Juergen Sembach, Gottfried von Haeseler, *Gold der Skythen*, (Muenchen, 1984), 圖版 56、57。

³⁹ 有關古代草原民族之服飾流行請參考：張文玲，〈古代草原世界的貴族服飾〉，《故宮文物月刊》18: 9，頁 4-11。

從陪葬品的內容與數量，尤其是將之與漢馬王堆墓葬⁴⁰相比，可以明顯看出漢代貴族與貴霜貴族在生活文化上的差異，換言之，佔領大夏的月氏—貴霜尚保有相當濃厚的遊牧民族習性；他們所需之生活器具簡單，沒有農耕民族禮樂制度所需之器物與排場，貴重的財物隨身穿戴以便遷移，這反映了遊牧民族時常遷移的生活模式。從唯有四號墓有兵器及殉馬，其他女性墓葬中沒有，而只有梳妝打扮用品看來，月氏貴霜的生活模式可能是男主外、女主內，女人不需參加作戰的。

有關月氏在佔據大夏之後仍保有遊牧民族之風俗習尚，這點可從四號墓的幾件陪葬品得到證實，首先是墓主髑骨附近的六個半圓球形的轡具飾件，都是捲曲的動物造形，其中三個的內部發現有厚皮帶被一條金橫條所夾住，這是用來分配轡具的皮帶的，其他三個轡具附件的內部也有皮帶保留下來，因有明顯磨損痕跡，故應是墓主生前所用之轡具。依據遊牧民族的習俗，死者最心愛的馬匹身上之轡具會被安放到墓內，通常是在死者腳部之處。四號墓中的轡具，其位置是在屍骨腰帶之下，甚至比匕首所在之處還要低。⁴¹這顯示轡具是先被放入墓穴內的。其次是四號墓主頭部處發現一個刻有希臘銘文的金盤，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斯基泰民族在墓穴中有放置金盤的習俗，⁴²所以四號墓中放置金盤或許是斯基泰民族習尚之延續。最後，墓主的金腰帶也是遊牧民族服飾的一大重點，這可從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伊色克（Issyk）所發現西元前五至四世紀薩迦貴族的墓葬看出，此貴族全身飾以四千件金飾，腰帶是由一塊塊黃金飾片所組成。⁴³

除了上述強烈的遊牧民族色彩外，月氏—貴霜墓葬還有來自其他文化的影響，在此先就陪葬品放置的位置及其意義來說，六號墓墓主嘴裏有一枚安息銀幣，根據領導挖掘此墓的蘇俄考古學家V. I. Sarianidi的解釋，這

⁴⁰ 以馬王堆一號墓為例：一號墓隨葬器物共一千四百餘件，其中絲織物及服飾一百餘件，漆器一百八十四件，陶器五十件，木俑一百六十二個，竹篋四十四個，內裝泥「半兩」冥幣，竹筭四十八個，內裝絲織品六筭、食品三十七筭、草藥一筭、明器四筭、樂器和其他竹本雜器一百多件，竹簡「遺策」三百一十二枚。以上資料取自：朱啟新主編，《中國著名古墓發掘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152。

⁴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47.

⁴²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41.

⁴³ *The Grand Exhibition of Silk Road Civilizations, 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奈良：奈良縣立美術館，1988），頁126-128、244、253。

與希臘的喪葬習俗完全吻合，因為這枚錢幣象徵要付給帶領死者在死亡國度裏渡過冥河的Charon的擺渡費。⁴⁴ 其實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或在此之前已有入殮含貝的做法了。⁴⁵ 此外，在二號、三號及六號墓內都有發現一面中國式銅鏡，三個銅鏡的造形幾乎完全一樣，是否是同時從中國輸入大夏？或代表二、三、六號墓埋葬的時期較接近？此三個墓穴裏擺放中國銅鏡的位置都一樣，都在胸部上，這在當時可能代表著一定的宗教意義。又一號墓中出土以骨頭作成的筷子，這又表示了什麼？總之，從來自中國、安息、印度各地的陪葬品可看出大夏地區與週遭國家來往密切，也充分顯現出大夏位居古代東西文化交流的樞紐地位。

（二）隨葬錢幣所透露出的訊息

在出土的六座墓內發現了五枚錢幣，分別出自三號（兩枚）、四號（一枚）及六號墓（兩枚），其銘刻之圖像、銘文及鑄造年代如下：

1. 三號墓出土的羅馬金幣，正面為羅馬皇帝Tiberius的側面半身像，頭上戴著花冠。背面為手持權杖或樹枝的女神坐在椅子上，錢幣上的銘文清晰可見：「凱薩·提伯流斯（Caesar Tiberius），如神般的奧古斯都（Augustus）之子，司團主席。」（圖 6）這樣的錢幣為羅馬皇帝於西元十六至二十一年間在高盧（法國）的城市Lugdunum所鑄造，在黃金之丘所發現的這個錢幣，提供羅馬錢幣流通於阿富汗地區的一個早期例子。⁴⁶

2. 三號墓出土的安息銀幣（圖 7），正面是一位長了鬍鬚的安息王的側面半身像，背面為一位坐著的射手，其向前伸的右手拿著一支弓。銀幣上圓形排列的希臘銘文顯示，此幣是在安息所造，時間為執政於西元前一二三年至西元前八十八年間的安息王Mithridates II。⁴⁷

3. 四號墓出土的印度金幣：正面狀似一隻拖著長尾巴的猴子在推轉法輪，其旁之古印度文銘文，按照使用的年代及地域來判斷，應為Karosti佉盧文（圖 8），反面為一隻獅旁邊的印度文意為：「如獅子般的勇敢果

⁴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8.

⁴⁵ 吳焯，〈阿富汗西伯爾罕墓葬文化〉，收於張志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頁 227。

⁴⁶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38.

⁴⁷ 同註(22)。

決」。此金幣之年代最早應在西元前一世紀⁴⁸（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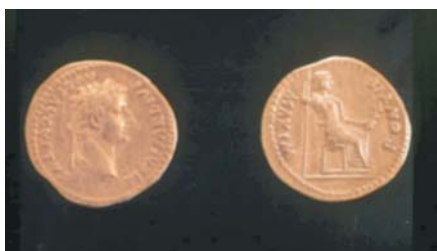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4. 六號墓出土的銀幣：正面為一位國王的半身像，在側邊由小圓點圈起的小圓圈內有一位戴著鋼盔的戰士頭部（圖 10），背面為一位弓箭手坐在王位上，上面的希臘銘文說明此幣屬於安息王Phraates IV時所鑄造，此王執政年代為西元前三十八（或三十七）年至西元前三十二年。⁴⁹此幣雖磨損腐蝕嚴重，但與存世的其他Phraates IV錢幣相比對，可知模糊的錢幣正面原應為留著山羊鬚，有著長至下顎的波浪式捲髮的安息王，在其額頭處戴有一條頭帶，是一種月桂冠式的花冠，這在當時的安息是很受喜愛的。⁵⁰

5. 六號墓出土的金幣：正面為一位國王的側身像，側邊小圓圈內有

⁴⁸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49.

⁴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8.

⁵⁰ Phyllis Ackerman, "The art of the Parthian silver- and goldsmiths,"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New York, 1981), p. 468, 以及E. T. Newell, "The coinage of the Pathians,"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p. 487.並請比對p. 142 圖版L.O.N.

一個人物的正面像（圖 11），反面為弓箭手坐在王位上。邊緣的希臘文銘文提及一位安息國王。⁵¹ 將金幣正面國王所戴之鋼盔的造型，與其他存世的安息幣相比對，發現此金幣上之鋼盔造型似乎較接近Mithridates II錢幣上之鋼盔，且金幣背面所示也與Mithridates II錢幣背面千篇一律的造像相同，亦即坐著的弓箭手。⁵²



圖 10



圖 11

從這些錢幣的年代可定出黃金之丘的墓葬年代之下限應為西元一世紀，而五個錢幣中有二至三個錢幣的年代是在西元前一世紀，故此家族墓使用之時間推測可從西元前一世紀延續至西元一世紀。

五枚錢幣中，一枚為安息幣，有二枚與安息有關，一枚為羅馬幣，另一枚為印度幣。這除了顯示古大夏地在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時與周邊國家政治經濟來往密切外，也令人懷疑此時尚無貴霜錢幣，以及黃金之丘所在地的大夏不用希臘大夏幣或征服者的大月氏幣？有趣的是，三枚與安息王有關之錢幣，其上面之銘文都是以希臘文書寫，這應可解釋為：雖然在西元前約二五〇年時，安息便從希臘人所建立的塞琉西王國中獨立出來，然而自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後，波斯便經歷了很長的一段希臘化時期，直至西元一世紀初，安息才進入所謂的「反希臘化」時期，在此之前，安息的統治階層皆崇尚希臘風俗，使用希臘語文。⁵³ 這可從安息王

⁵¹ 同註 25。

⁵² E. T. Newell, "The coinage of the Pathians,"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p. 479, 並請比對p. 141 圖版J. L.

⁵³ 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頁 737。

Mithridates I (西元前一七一至一三八年)自稱為「希臘的愛好者」,以及多位的安息王錢幣銘文上都有鑄刻「希臘的愛好者」得到證實。⁵⁴

有趣又值得注意的是:六號墓出土的兩枚錢幣正面主要人物的側邊,都有一個小圓圈,銀幣正面小圓圈內是一位戴著鋼盔的側面人頭像(圖 12),其鋼盔之形狀很像西元前二世紀大夏錢幣歐伊克帝斯(Eukratides)王所戴之鋼盔(圖 13)。這位戴鋼盔者很可能是一位貴霜王朝建立前不久,統治著大夏的月氏統治者。而六號墓出土的金幣正面主像側邊圓圈內,為一位正面向前看的男士半身像(圖 11),此人頭上戴了一個環狀頭飾,可能也是位貴霜統治者。而之所以將月氏統治者之像謹慎地塑於中央主像安息王之邊側?而這兩枚錢幣又是在那兒鑄造的?雖然兩枚錢幣的銘文都提及安息國王,然與確切鑄造於安息的安息錢幣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安息錢幣的正面側邊並沒有小圓圈及小圓圈內的人物。一般草原民族在其建立王國之前,是從未有發行錢幣的傳統的。因此,在剛剛建國時,便可能使用被其所佔領地區,過去所使用的錢幣,例如安息出從塞琉西王國(Seleukiden)獨立出來時,尚無自己的錢幣,而仍用塞琉西(條支)幣或大夏幣。⁵⁵而後當其開始鑄造錢幣時,便可能仿製其所佔領地先前流通之幣,例如早期安息幣在重量與形式上都仿塞琉西幣,只是多加了些局部附件。⁵⁶於是我們或可如是大膽推測:這兩枚錢幣乃為大夏的新統治者月氏,以當時流通於大夏的安息幣所改造而成,且作為貴霜王朝建立前(貴霜錢幣發行前),月氏統治者所發行而流通於大夏地或僅大夏西部的錢幣。

由於Mithridates II及Phraates IV二位安息王都大量發行錢幣,在大夏西部也發現了大量的安息幣,⁵⁷而事實證明Phraates IV的錢幣在其死後很多都被改鑄了。⁵⁸然而為什麼六號墓出土的兩枚錢幣正面是安息王之像置中,而月氏王或大夏新統治者像置於側?這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



⁵⁴ E. ... ns," pp. 477, 4

⁵⁵ E. ... ns," p. 475.

⁵⁶ E. ... ns," p. 476.

⁵⁷ Ed ... zhi Rulers of N

⁵⁸ E. ... ns," p. 487.

圖 12

圖 13

爲方便改造，在原有錢幣空白處加印上限有統治者像。其二爲新來的月氏地方政權對強大的鄰國安息示好稱臣，這意味著新來的月氏尚且需依靠安息。⁵⁹ 我們來探討一下安息王國在這期間內的國勢：米特伊達梯一世（Mithridates I）（西元前一七一至西元前一三七年）即位後，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便開始大力往外擴張，他先向東進攻大夏，而向西攻佔米得，西元前一四一進入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亞，並遷都於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河岸邊的鐵西風（Ktesiphon，今巴格達附近），而完全擺脫塞琉西王國的控制。米特伊達梯一世及其後的法提二世（Phraates II）（西元前一三九至西元前一二八）和米特伊達梯二世（西元前一二四至八八）爲安息王國的真正開創者，此三王將安息的國勢推到鼎盛之境，疆域西以幼發拉底河爲界，與羅馬對峙，東抵印度河流域，與康居、大月氏相接。⁶⁰ 這可從安息錢幣從Mithridates II開始，才在錢幣上鑄刻「王中之王」的銘文看出，而Phraates IV錢幣上也有「王中之王」的銘文。⁶¹ 安息的強盛應持續至西元一世紀中葉，因爲一世紀中葉安息在與羅馬的作戰中還獲勝利，自西元七七年起，安息便陷入長期的內戰中。安息地處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商業興盛，經濟上因過境貿易以及關卡稅收而獲益良多。⁶² 在政治與經濟雙重強勢之下，外來的月氏新政權，在其站穩腳步之前，對鄰近大國示好靠攏是可以想像的，這與錢幣正面主像與側邊小像並存的構圖是相符合的。

⁵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8.

⁶⁰ 有關安息歷史請參考：Henri Stierlin, *Die Welt der Perser, Pully* (Schneiz, 1980), pp. 42-45;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Vierzehnter Band* (Wiesbaden, 1967), p. 267;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ume 9, fifteenth Edition (Chicago, 1989), p. 173.

⁶¹ E. T. Newell, "The coinage of the Pathians," pp. 480, 487.

⁶² Klaus Chippmann, *Grundzuege der Parthischen Geschichte*, pp. 91, 125.

四號墓出土的印度金幣是現存這類金幣唯一僅有的，正面為一隻猴子或一位有著大鬍子、長髮且裸體的男子在推動輪子（圖 14），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佛像的特徵。這個法輪的造形與阿育王石柱柱頭上的法輪，以及印度Sanci佛塔東門石雕上的輪子造形不同，有八條輪輻，或可視為八正道的象徵。這種轉法輪的造像在現存佛教藝術中似乎也找不到第二例關於此像的解讀也眾說紛紜。⁶³ 此金幣反面為一隻走動的獅子，獅子前方有一個符號式的圖案；狀似圓輪上頂著佛教三寶的象徵物「Triratna」，這圖案也出現於Sanci佛塔東門石雕門楣最上層。金幣右上方的印度銘文為：「如同獅子般的勇敢果決」（圖 15）與正面的法輪互相輝映，其意義應象徵佛法的宣說如獅吼般地勇敢果決且傳播久遠。這個金幣用了與佛教有關的符號：獅子、三寶的象徵物「Triratna」與輪子，這三個符號是佛教藝術在無佛像時代裏常出現的象徵物，這是否表示此錢幣鑄造時，佛像尚未出現，而還停留在無佛像時代裡，果真如此，則這金幣的年代不會晚於西元前後一世紀。



圖 14



圖 15

四、從藝術層面來看黃金之丘的金器

⁶³ 田邊勝美，〈迦膩色迦一世金幣的釋迦牟尼像〉，《藝術家》3（1989年8月），頁224。

黃金之丘出土的兩萬件金器種類繁多，為數最多的就是各種縫綴於服裝上的飾片與垂懸小飾件，共計有上萬件之多，且至少有六十種不同的造形，各種造形飾件的數量可從個位數累積至千位數，如：圓片內有五個心形紋飾的飾片兩個，而圓金片內周邊有三角形組成之條狀花紋，中間為一個五瓣的花形紋飾之飾片有四個，鑲有黃色光石髓和綠松石的羊頭形飾片有四十二個，八瓣花形紋飾有五百五十五個（圖 16），而半球形周邊向上彎的飾片便多達兩千六百三十片，飾片種類之多，數量之眾已為黃金之丘金器的特色之一。這些飾件的造形與裝飾技法，除了大夏金匠所自創者外，有些是近東和中亞地區傳統所有，例如：鑲嵌寶石的技術除了在伊朗地區廣為使用外，在古代希臘和近東地區也都有使用。而花瓣式造形，早在西元前兩千三百年便見於黑海沿岸的Maikop，在古代希臘、兩河流域、波斯的文物上都見此文飾，這可說是中亞地區流傳久遠並廣受喜愛的紋飾。⁶⁴



圖 16

特色之二即是所有可以穿戴在身上飾件，這裏幾乎一應俱全，從上到下有：頭冠、髮簪、兩邊太陽穴部位的垂飾、耳環、項鍊、胸針、衣服上之環扣、手環、戒子、腳環、鞋環扣，甚至鞋底也以金片做成。除了上述穿戴用之金器外，尚有圓盤、山羊圓雕像、立體模型樹、劍鞘、轡具、金幣和金罐等。如此多的種類與造形已充分呈現出大夏金器的豐富面貌，這豐富性的完成必定要有一些因素的配合，如大量的黃金來源、豐富的文化

⁶⁴ Tamara Talbo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5), p. 14.

背景以及一個大型的，甚至是有傳統的金藝中心。關於大夏黃金的來源，一般認為乃來自西伯利亞，根據法國學者布爾努瓦（Lucette Boulnois）之論述，斯基泰人墓葬中的黃金乃出自西伯利亞某些地區，特別是烏拉爾地區，古老的傳說和文獻大都證明了烏拉爾地區很可能蘊藏有黃金。⁶⁵ 如此推測，那麼大夏黃金的來源，也有可能透過當時興盛的草原絲路，而來自烏拉爾地區。然亦有根據〔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得漢黃白金，則以為器，不用為幣。」而認為大夏黃金的來源乃經由絲綢之路從中國及羅馬地區而來的金幣所熔鑄而成。⁶⁶

由於大夏位居古代東西交通要衝之地，各地貨物來往頻繁，因此這批寶藏中，有些是外地進口貨，明顯可看出者有中國銅鏡和羅馬、印度、安息之錢幣，此外還有可能來自印度的象牙梳子，以及可能來自羅馬的玻璃器。其他的陪葬品可能大部分都製作於大夏本地，只是年代上有前後之別；例如就風格而論，希臘風格特別明顯強烈者，或許可能製作於希臘—大夏（Graeco-Baktrien）王國時代，而顯現出草原風格者，便可能製作於希臘—大夏被滅亡之後的時代。整體看來，黃金之丘陪葬品的藝術風格主要來自：亞歷山大東征所留下的希臘藝術、大夏當地本土藝術（這包含了古老的近東及波斯藝術的影響）、草原民族藝術（來自月氏、塞族、和蒙古、西伯利亞地區的影響）以及印度藝術。許多陪葬品在圖像、造形、內容及風格上都由上述之藝術內涵相互交錯而成。以下將這批寶藏約略分為五類說明之：

（一）從周圍地區輸進的物品：

中國銅鏡、羅馬、印度、安息之錢幣、印度的象牙梳子，以及羅馬的玻璃器。

（二）與希臘—大夏有關連者：

此類又可分為以下幾項：

⁶⁵ 布爾努瓦（Lucette Boulnois），《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頁 285-286。

⁶⁶ 林梅村，《西域文明》，頁 270。

1. 風格及內容都與希臘—大夏近似者：

例如四號墓出土的項鍊墜子，是由白色與橘褐色石頭分兩個層面所組成，上面刻有凸花男性側面像（圖 17），人像頭上戴著一頂馬其頓步兵軍帽式的鋼盔，圓形的頭罩在邊緣上圈了條帶子，在鋼盔邊緣外露出來的頭髮垂至脖子，遮住了部份的耳朵。這樣的造形與希臘大夏國王 Eukratides 銀幣（圖 18）上所鑄刻的國王側身像相似。此外，還有五號墓出土的一個以凹刻手法刻出的鷹獅玉髓石雕（圖 19），此鷹獅有著長而彎拱的頸部，上有鬃毛和一個張著口的小頭，其嘴形像鳥嘴。軀體有強壯的胸部和向內縮微微彎曲的肚子。長而強健的腿作出行走狀，瘦長的尾巴在尾端彎曲著，翅膀有著大而準確表現的羽毛，這與現存希臘奧林匹克博物館的一件西元前七世紀的銅片鷹獅有著相同的造形因素。另外還有四號墓出土的金製脊角山羊雕像（圖 20），其細緻寫實的造型應可視為希臘古典寫實風格的一脈相成。

2. 主題屬希臘文化，但表現手法不符合希臘風格者：

如二號墓中的一枚戒面上，刻有一位身材瘦長坐著的婦女，其前方刻有希臘文 Α Θ Η Ν Α（雅典娜）的反寫字體（圖 21）。在三號墓中的一件橢圓形垂飾件上，刻有一位頭戴鋼盔，手執長矛的站立女像，邊緣刻有希臘文 Α Θ Η Ν Α（雅典娜）的反寫字體（圖 22）。根據希臘神話，雅典娜是宙斯神的女兒，在希臘詩人荷馬史詩的描述裡，雅典娜被視為「前線戰士」、「戰鬥女神」、「工藝技術傳授者」以及「城市保護者」。在藝術的表現上，雅典娜常被塑造成手執長矛和盾戰勝怪獸和巨人的樣子⁶⁷。二號墓這枚戒指的紋飾為坐著的雅典娜像，而非平常所見的站立像，由此可推測，在希臘化的國度裏，雅典娜神的雕像，有了新的造形，而不一定都是如同在希臘所見的站立像，而應也有坐著的雅典娜像。⁶⁸ 此外，這兩件雅典娜之造像，其臉部五官和衣褶之造形都相當簡略和粗糙，與寫實的希臘風格大不相同。這或可解讀為希臘文化在貴霜成立前的大夏，已漸次衰微，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其說是粗製濫造，倒不如將之視為一種簡筆化風格，這或許是月氏貴霜的一種藝術風格吧！

⁶⁷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zweiter Band* (Wiesbaden, 1967), p. 9.

⁶⁸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29.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20



圖 21



圖 22

3. 以希臘傳統文化為主題所改變出來的新造形：

這類的金器相當多，例如三號墓中的一對「小愛神騎坐在海豚上」的環扣（圖 23），小愛神有著寬臉胖頰及誇大了的肥胖腿部，其所跨坐的海豚頭上有突起像浮雕狀的鰓，尾巴與鰭都鑲嵌了土耳其石，海豚的身上有明顯的魚鱗。雖然小愛神騎在海豚上於大海波浪間嬉戲翻騰，這是在羅馬藝術中特別受人喜愛的主題，然而這件金器所塑造出的小愛神，不像希臘神話中那樣活潑、年輕、有生命力、愛開玩笑，如同一件發現於希臘 Delos 西元前一百年的 Aphrodite（阿富羅底特）與 Pan（希臘神話中的森林畜牧之神）的雕像（圖 24），而是呈現出凋零、衰老、厭世的模樣。還有，小愛神騎著的不是真的海豚而是普通的魚，這魚在亞洲的河川裏，甚至在大夏最大的一條河——阿姆河中也有許多。

毫無疑問地，這些環扣是當地的大夏藝匠們所做的，這些匠師們很可

能從沒看過真的海豚，甚至完全忘記海豚的長相。⁶⁹

例子二是出土於六號墓的一對方形環扣（圖 25），中間有一隻像獅子般的怪獸，頸部上頭有鋸齒狀的鬃毛，下巴長有鬍鬚，背上舖著一張毯子，上面坐著一對相互擁抱的男女，在其後方飄懸著帶翼女神，身上的衣著飄揚，右手執花環，左手上拿著一枝棕櫚枝。在怪獸前面下方地面上有一位半立半跪的老人，一手持棍，另一手持角杯。這個方形環扣紋飾的主題應是由兩個有關希臘酒神Dionysos（代俄奈薩斯）的神話組合而成；一個是古典世界中，廣為流行的Dionysos神話：「神聖的婚禮」，亦即Dionysos與其新娘——克里特島與愛琴海眾島嶼的植物女神Ariadne，一起坐在車上駛向天國，為了紀念此事，Dionysos將Ariadne的金製花冠置於天上。另一個神話是Dionysos征服了世界，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有關Dionysos勝利的隊伍征服印度之神話，傳播到印度，跟隨這支隊伍的動物有獅子和豹。⁷⁰ 在希臘神話中，豹是Dionysos的隨侍動物，這不但見於神話描述中，也見於一件希臘化時代晚期，製作於Thessalien的金器上。⁷¹ 在羅馬石棺的浮雕，以及希臘羅馬的石雕藝術上，有關Dionysos「神聖的婚禮」神話的表現方式，通常是Dionysos一手抱著Ariadne坐在車子上，而這車子可能是由兩隻像豹的怪獸拖著，四周圍繞著跳舞的人、森林之神和山林神怪。⁷² 若將希臘神話內容和實際的希臘羅馬與此相關的藝術品與六號墓的方形環扣相比對，發現其相異處在於：環扣上的Dionysos和Ariadne不是坐在豹拉著的車上，而是騎在一隻像獅子般的怪獸身上，同時也沒有如同神話上所描述的，四周圍繞以跳著舞的人、森林之神和山林神怪。而這隻獅子般的怪獸要算是大夏本土風格的表現，並有著明確的東伊朗特質。⁷³ 兩者較為相似之處在於Dionysos的侍從Silen的表現方式；他在神

⁶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31-32.

⁷⁰ 以上希臘神話資料，請參考：

1、Karl Kerényi, *Die Mythologie der Griechen*, Band I, *Die Goetter- und Menschheitsgeschichten*, pp. 210-213

2、Brockhaus Enzyklopädie, erster Band (Wiesbaden, 1966), p. 710.

3、Brockhaus Enzyklopädie, vierter Band (Wiesbaden, 1968), p. 759.

⁷¹ Manolis Andronicos et al., *Die Museen Griechenlands*, (Athen, 1976), 圖版 99。

⁷²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6.

⁷³ V. I. Sarianidi, "Zur kultur der frühen kusana," in Jakob Ozols and Volker Thewalt (Hrsg.), *Aus dem Osten des Alexanderreiches* (Köln, 1984), p. 100.



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6

話中的造形通常是年老短壯，多鬚扁鼻，且大都作醉酒狀。位於環扣下方半立半跪的老人，一手持棍，另一手持角杯，雖然人物的五官造形接近伊朗風格，但這種一手持棍的造形卻只見於希臘-羅馬藝術中。⁷⁴ 至於環扣上在Dionysos和Ariadne後方的帶翼女神，身上的衣著飄揚，右手執花環，左手上拿著一枝棕櫚枝。這位帶翼女神應該就是勝利女神Nike，勝利女神在Dionysos神話「神聖的婚禮」中是很少會出現的，她的出現或許可視為上述二則希臘神話的中和表現；亦及Ariadne的金製花冠，由代表Dionysos征服了世界的勝利女神Nike拿在手上。

4. 希臘與中亞文化的結合體：

⁷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7.

例子一為出於六號墓名為「大夏愛神」的Aphrodite（阿富羅底特）雕像（圖 26），這個雕像有個寧靜而優美的臉龐；大而張開的雙眼、美麗的雙唇和筆直的鼻子，身材比例適中，在圓潤的腿上懸著流暢的衣摺，女神的肩膀上有兩隻翅膀。Aphrodite是希臘神話中的愛情女神，羅馬人稱為Venus（維納斯），根據荷馬史詩，Aphrodite是宙斯神的女兒，愛情之神，優美之神，也是誘惑之神。由於Aphrodite的造形有不同的來源，所以在早期希臘藝術中不易找出統一的造像形式。⁷⁵ 然而不論那一種造形的Aphrodite都沒有在肩膀上長雙翅。六號墓的Aphrodite雕像，相當符合現存法國羅浮宮西元前二世紀的維納斯像所顯現出來的希臘式審美觀與風格，不同之處就在於肩膀上的雙翅、雙眉間的印度Tike點，和臂釧。肩膀上的雙翅，在希臘的愛神造像中是從來沒有的，這顯然是大夏風格的本土色彩，因為在大夏地區銅器時代的許多印章中都刻有帶翼的女神。⁷⁶ 而這種本土色彩之造形真可能是來自兩河流域，在古巴比倫時代（西元前一八三〇至一五三〇）的一件浮雕上有帶翼女神造像。⁷⁷ 至於Tike點和臂釧應是來自印度的影響。

例子二為出土於二號墓的一尊名為「貴霜愛神阿弗迪特（Aphrodite）」的金雕像（圖 27）。這尊雕像有著寬面頰、小胸部、大而圓的肚子，腿上披掛著流暢有皺摺的布，一手拿著一顆果實，另一手靠在柱子上，從肩部昇出寬大的翅膀，其左肩近處有位手中拿著弓的小愛神（Amor）。這種在左肩膀出現小愛神的造形，無疑地與圖二十所示的希臘愛神阿弗迪特雕像有著相似之處，然其短而粗壯的身材以及粗獷的五官，實在與古典希臘完美女性的造形大相逕庭，這樣的身材和面貌或可視為是依照月氏—貴霜的審美觀所造出的阿弗迪特。

例子三為出土於三號墓的一對長方形的環扣（圖 28），透雕的金片中間站著一位戰士，兩旁有柱子或樹，底部戰士的腳旁有一隻龍。這位戰士全副武裝，頭戴鋼盔，頭盔頂部有一束波浪狀長的頭盔羽毛，鋼盔在下巴處固定以一條皮帶。鋼盔之下垂著長而有波浪的頭髮，穿著胸甲的上半身又有柔軟皺摺的披肩，在胸部下方綁著一條打了結的皮帶，另外還有一



75. 09.
76. na," p. 106.
77. potamien Babylon e



32.

圖 27



圖 29

圖 28



圖 30

一條像劍帶式的皮帶斜斜地環繞在肚子上，這是用來掛劍的。這位戰士穿著一件有摺的裙子，在裙子下方描繪出有肌肉的腿和膝蓋。腳上穿著串有皮帶的鞋子，皮帶捆繫於腿上，在膝蓋下面以及腿肚子中央有半球形的環扣將皮帶固定綁在一起。戰士一隻手彎曲向上握住長矛的杆，在胯之後是劍的把手，其造形為有著彎曲鳥嘴的老鷹頭。另一隻手彎曲於圓盾之後，盾的中央部位有一個圓圈和寬條帶，這樣的裝備乃典型的希臘羅馬式。然而有一點不符合希臘古典式的地方，在於鋼盔上那扭曲彎蜒的整束羽毛，這束羽毛尤其像希臘—大夏國王 Eukratides 的「馬其頓式」鋼盔（圖 29）上的羽毛束。

這位戰士其造形令人連想到希臘戰神 Ares，然而戰士身旁的龍，使得整個構圖變得不完全是希臘風格的造形，因為在希臘羅馬藝術裏並不見有

龍的造形之物，可以說龍的造形對希臘羅馬藝術是陌生的，但在中國、蒙古及阿爾泰地區的藝術裏，龍的造形是熟悉的。若將這條龍的造形與巴比倫Ischta城牆上的龍相比，則將發現三號墓這對長方形環扣上的龍有著較大的頭和捲長的身子，腳短而有爪，身軀直立，非四腳著地行走。而巴比倫Ischta城牆上的龍，⁷⁸ 其造形為小頭短身，有著長尾和長腿，四腳著地行走（圖 30）。可以說，黃金之丘的這條龍，其捲曲而直立的身軀，以及腳上明顯的爪子，是比較接近傳統東方龍的造形，其造形淵源應不是來自西方。由於這些非希臘式的造形因素，令人推測在大夏地區所造出的這尊戰士，有可能不是在塑造希臘戰神Ares，而是與之造形相似的東伊朗戰神Veretragna。⁷⁹

（三）主題為近東-伊朗者：

第一個例子是四號墓出土的一條以編織金線方式做成的一條腰帶，這是至今為止考古發掘唯一一件貴霜時期這種形式的金帶。腰帶上有九個圓形環扣，所有環扣上之紋飾都有相同的構圖：環扣周邊圍了一圈連珠紋，中央為一隻張口大吼的獅子，獅子的背上明顯看出有一張長方形毯子，上有紋飾，邊緣上有小圓圈組成的紋飾帶，在角落處垂掛著流蘇，毯子圍繞著肚子，以一條皮帶綑綁住。左後肢向前伸，長而有毛的尾巴在肚子下方露出來。騎坐在獅子上的女子面目嚴酷，有強硬的特性，髮型複雜；頭髮中分向上梳，堆成一個圓髮髻。腰部以下是一條長及膝有摺的裙子，右手肘靠在獅子的頸部上，彎曲向下張開的腳上穿著靴子（圖 31）。

雖然整個雕像的表現手法接近希臘化的風格，但會騎在獅子上的女神，似乎只有古代小亞細亞所尊奉的Kybele，還有巴比倫的Ischta女神，以及近東地區的Atargatis-Nanaye，希臘女神並不見有騎在獅子上的。Kybele淵源於古代小亞細亞，是位大神母同時也是植物之神，這位女神的信仰在很早的時候便傳到了希臘雅典，在羅馬帝國時期傳遍了整個羅馬帝國。與她相關的象徵物有獅子、鏡子和石榴，頭上所戴的城牆式頭冠也意味著這位女神是城市與文化的保護者。⁸⁰

⁷⁸ Joachim Marzahn, *Das Ishtar-Tor von Babylo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Mainz am Rhein, 1994), p. 24.

⁷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32-33.

⁸⁰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zehnter Band* (Wiesbaden, 1970), p. 834.

Ischta是古代中東地區的偉大母神，是巴比倫最重要的一位女神，在美索不達米亞諸神裡，Ischta是天神Anu的妻子或女兒，也有其他神話認為她是月神Nanna的女兒，太陽神Schamasch的姊妹。在早期蘇美人的神話裡，Ischta被稱為天上的女王，從蘇美人傳統中繼承了豐饒多產的角色，負責動植物一年一度的再生。然而另一方面，祂也是位海怪女神，代表色慾、戰爭和死亡。祂是戰神和性愛之神，也是妓女和酒館的保護者。祂由於祂所擁有的戰士特性，使祂在亞述王國裡特別受到信奉。Ischta的信仰遍佈古代近東地區，在長達數世紀的信仰下，吸收了各地區多位女神的屬性、特徵和名稱；Ischta等同於蘇美人的Inanna、腓尼基人的Astarte（Ashtaroth）、希臘人的Aphrodite和羅馬人的Venus。所以在晚期的神話裡，她被視為宇宙女神。⁸¹ 在巴比倫眾神之王Mazduk的神殿裡所發現的一塊陶板上，對Inanna-Ischta（Nana）女神有如下的歌頌：「女士中的女士，女神中的女神，人類的領導者，天上聖靈的主宰者，至高無上權力的擁有者，天地之光，月神的女兒，武器的統治者，戰爭的主宰者，愛之神，祂的力量在王子之上，也在國王的權力之上。」在希臘化時期和安息時期都還有Ischta的信仰，甚至到西元二世紀後半葉，在古絲路道上一個主要商業據點Hatra還有Ischta的信仰。其造像常常是站於獅子上，手持箭、棒或花和權杖。⁸²

Atargatis-Nanaye是位象徵豐饒的女神，被視為是Ischta女神的承繼者。Atargatis-Nanaye的信仰在西元前三百年至西元三百年間主要盛行於敘利亞，而在小亞細亞和希臘也有此神的信仰。在希臘化時代裡，這位女神的信仰有部分是以Aphrodite或Artemis之名廣泛傳佈於近東地區。女神的造像通常都是手持象徵豐饒之物，頭戴城牆式的頭冠，站於一隻獅子上。

83

⁸¹ 以上有關Ischtar的神話資料，請參考：*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um 6 (Chicago, 1968), p. 407;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neunter Band* (Wiesbaden, 1970), p.252;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ume 15, Grolier Incorporated, p.489.

⁸² Edward V.Rtveladze, "Coins of the Yuezhi Rulers of Northern Bactria," pp. 84-85.

⁸³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erster Band*, p. 829.



圖 31



圖 32



圖 33

不論金帶上之女神為以上所述三位中的那一位，也不論這位女神對黃金之丘的墓主而言是巴比倫的 *Ishta*，還是希臘的 *Aphrodite*，還是羅馬的 *Venus*，可以確定的是，這位女神的淵源與造形都有著濃厚的近東色彩。

第二個例子是出自六號墓的是一對正方形的金垂飾（圖 32）。中央立著一位幾乎全裸的婦女，左手持一石榴於胸前，跨部披著一條有著微微衣摺的一塊布，在皺折下隱約可見雙腿。女像的兩旁各有一隻頭朝下的動物，可能是隻張開大口的狼，其尾部變成魚尾。正方垂飾上方左右兩邊角各有一隻小鳥，垂飾下面兩邊角處為魚頭。整個構圖顯示出中間的女神為陸海空三界之動植物所圍繞：似狼般的怪獸象徵陸地，魚頭象徵海洋，小鳥象徵天空，而女神手上所拿的石榴象徵植物界。這位女神很可能即為居於陸海空三界，統領人類、動物和植物的 *Ishta*。另一說則認為這位女神是東伊朗的豐饒女神 *Anachita*，她是陸海空三界的統領者。⁸⁴

⁸⁴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 54.

(四) 顯現出典型草原動物風格者

以動物和動物咬噬為主題的藝術，很早便出現於各古老文明中，近東地區甚至已達相當寫實優美的地步，而並非為歐亞草原民族所獨有。然而，在廣大的歐亞草原上，這樣的主題特別受到青睞，且發展出一些獨特的造形風格，因此被稱為草原動物風格。這樣造形風格的器物也見於黃金之丘的墓葬裡，有趣的是，帶有強烈草原特色的物件大都集中在四號墓內，例如：一件鑲嵌有多塊心形、目滴點形和圓形的綠松石金飾片，其紋飾為兩隻怪獸咬噬著一匹馬。另外一件金片上是一隻豹在咬一隻羚羊。同樣為動物咬噬的紋飾還見於兩件金劍鞘上，其中有著金柄的匕首之劍鞘上，有五隻怪獸一一相連由右至左排列著（圖 33），第一隻怪獸有著翅膀及鳥嘴，雙耳向後，以嘴咬著在其前方的動物，這隻被咬住的動物是隻帶翼有著捲長身軀的龍，其小小額頭上頂著一支彎曲的角，長而捲曲的尾巴向上翹起。這隻龍同樣咬著在其前端的動物之腿。第三隻動物造形與第一隻以及在其前方的兩隻（第四、五隻）動物相似，這一整排動物咬噬紋中斷於劍鞘頂端，而後又在匕首的把手上銜接下去。在把手上再次刻出與劍鞘上的第三隻動物相似之動物，它那張開的嘴巴緊緊咬住在它前面那隻動物的腰部。

像四號墓劍鞘上出現的這樣一整排動物咬噬（一共七隻動物相續排列出）的紋飾，在草原動物風格藝術上，應算是獨一無二的了。匕首把手的圓形柄頭中央部分裝飾了一隻小熊，這隻熊有一個小頭和鑲嵌以土耳其石的耳朵，疲倦欲睡的小眼以及長鼻子，嘴中含著一支有葡萄的葡萄藤蔓。整把匕首的紋飾佈局是耐人尋味的；一連七隻動物相續咬噬的驚心動魄畫面，竟然由一隻把玩著葡萄藤蔓的小熊，天真無邪地由上往下觀看著。整把匕首的外觀造形，與出土於黑海旁 Azov 海沿岸 Datchi 的一把西元一世紀匕首（圖 34）非常相似，二者的裝飾圖案雖不相同，但都是以動物咬噬為主題；Datchi 的劍鞘中央部分，一連出現了四組鷹咬駱駝的紋飾，把手頂端為一隻駱駝，駱駝之下為造形與劍鞘上相同的鷹咬駱駝的紋飾，所以從把手到劍鞘一共為五組相同的鷹咬駱駝紋飾相連排列在一起，這和四號墓劍鞘上一整排動物咬噬紋飾有著非常相似的裝飾理念，且二者同樣都運用了許多的半寶石鑲嵌以及高低浮雕等裝飾手法。在 Datchi 的墓葬裡除了這把匕首外，與黃金之丘四號墓一樣，也埋葬有製作精美的圓形彎



圖 34



圖 35

具。⁸⁵ 古代黑海沿岸一帶是斯基泰、薩馬爾特等多種草原民族生活的領域，十九世紀以來，在這一區域內出土了許多墓葬器物，這些器物被視為古代草原民族之文化遺產。這兩處墓葬的相似性，令人推測黃金之丘四號墓墓主與歐亞草原民族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這關係可能是：（1）黃金之丘家族在佔據大夏之前，為生活於歐亞草原的民族，在來到大夏之後，對其祖先遺留下來的習俗與審美價值觀依然謹守著。（2）黃金之丘家族與黑海沿岸一帶的草原民族來往密切。

（五）來自大夏四周多元文化的混合體

最佳的例子是出自二號墓的一對頭部垂飾，名為「統治者與龍」（圖 35）。中央為一個正面向前的人像，臉部神情冷靜沈著，兩顆像大山貓式的細長雙眼，與緊閉的雙唇顯出專制而嚴厲的統治者面貌，及蒙古人種的五官造形。額頭中央有一個明顯的印度Tike點。統治者頭上所戴之帽子，狀似阿契美尼祿Persepolis皇宮石壁上所刻浮雕波斯軍人的帽子，其繫著腰帶寬鬆的外衣則令人憶及一尊西元一至二世紀安息（安息雖在伊朗境內，但為遊牧部落所創建）人物銅雕像上的衣服，⁸⁶ 以及發現於哈薩克

⁸⁵ 請參考Musée Cernuschi, *L'OR des Amazones* (Pari, 2001), pp. 203-218, 圖版 238。

⁸⁶ 1. Henri Stierlin, *Die Welt der Perser*, Pully, p. 43.

2. Tamara Talbo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 85.

斯 (Issyk) 西元前四至五世紀薩迦貴族的上衣，⁸⁷ 這三個例子的衣服都是開左衽的，即右半面蓋在左半面之上，這是遊牧民族最常見的衣服形式。腰帶以下長及腳的裙子見於上述波斯皇宮浮雕上的波斯弓劍手身上。這件金垂飾上統治者的衣服可說是典型遊牧民族的上衣與波斯裙子的混合。統治者兩旁各有一隻張開嘴巴似龍的怪獸，怪獸頭上有兩隻強而有力、蜿蜒曲折的角，和鑲嵌了綠松石而上揚的耳朵，龍的眼睛鑲以肉紅石髓，彎拱的背部造形小巧，翅膀上鑲嵌了寶石，脖子上豎立著鑲以綠松石的鬃毛，這樣的造形與西元前五至四世紀「阿姆河寶藏」中的金鐲子上的怪獸相似。帶翼的怪獸造形從兩河流域一直到中國都有出現。至於這兩條龍翻轉的後肢，則可視為典型的斯基泰—阿爾泰風格，這種後肢反轉的動物造形在多處歐亞草原的考古發掘中都有出現。

「統治者與龍」這件垂飾的構圖是：統治者立於中央，雙龍分別立於兩側，雙龍的前肢與統治者的雙手碰觸在一起。這樣的構圖可解釋為統治者在與龍或怪獸爭鬥，人與獸互鬥的主題不但見於阿契美尼德藝術上，也見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藝術的圓形印章上，⁸⁸ 以及西元前七世紀的一件新亞述時代的陶器上。⁸⁹ 然而這種人居其中，而雙獸居兩側的構圖，也許不一定意味著人與獸鬥，而也許可能是雙獸對立於中間的人致敬，也就是說，這個名為「統治者與龍」的垂飾，其紋飾可解釋為雙龍向中間的統治者致敬。類似的構圖與詮釋見於印度Sanci二號佛塔石造欄柱的一個浮雕上，佛母摩耶雙手合十立於浮雕中央，雙象面向佛母摩耶分別立於兩側，象鼻高舉對摩耶夫人作出最高之禮敬（圖 36）。

另一個例子為出自黑海一帶，Khokhlatch墓葬的一頂西元一世紀金製環狀頭飾，頭飾上方有雙鹿分別立於一棵樹兩側的立雕（圖 37），⁹⁰ 這或許意味著雙鹿保護生命之樹，並向生命之樹致敬。

這件由多種文化元素混合而成的金垂飾，可作為從希臘—大夏王國滅亡到貴霜王朝建立，這段期間內所發展出來的藝術代表。

⁸⁷ 請參考*The Grand Exhibition of Silk Road Civilizations, 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s*, 圖版。

⁸⁸ Anton Moortgart, *Die Kunst des Alten Mesopotamien Babylon and Assur*, p. 24.

⁸⁹ Dominique Collon, *Near Eastern Seals*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0), p.13.

⁹⁰ Musée Cernuschi, *L'OR des Amazones*, p. 67.



圖 36



圖 37

五、結論

黃金之丘所出土的兩萬多件金器，在造形和表現的主題與方法上是豐富的，其造形有抽象也有具像，主題包括幾何、花木、鳥獸、人物與神祇……等，而表現的方法有寫實與寫意。在製作的技術上，雖然有些金器有粗製濫造之嫌，但幾乎包括了所有冶金技術。這批金器除了少部份為進口或得自前朝的戰利品外，大部份應該都是在大夏本地所作，因為據考古出土物來判斷，大夏地區有其傳統的金藝中心，而這金藝中心是具備優良傳統的，這點可從「阿姆河寶藏」的精美作品得到證實。⁹¹ 雖然黃金之丘的金器在質的方面來說，比起「阿姆河寶藏」或希臘大夏時代所做之金器，有些是較為粗糙，而顯現出水準衰退的現象，但在主題和風格的創新上，則可說是有著正面的發展；由於外族的入侵，在動亂中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而改變並豐富了大夏藝術原有的內容與風格。

黃金之丘的埋葬方式以及出土物的內容與風格，清楚反映了從希臘-大夏王國過渡到貴霜王朝建立，這段期間內的大夏新統治者，其墓葬形式、衣著打扮以及生活方式都有著濃厚的草原色彩。然而由於這批新統治者所進駐的大夏是有著自身悠久傳統的，其吸收自近東、伊朗、印度和希臘的影響也依舊存在著，再加上當時大夏與周遭地區的商業交流與政治互

⁹¹ 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pp. 59-60.

動，於是由新統治者帶進的草原文化便與當地文化相互結合，而孕育出一種包含了多種文化因素在一起的嶄新文化風貌，這種文化現象清楚的表現在出土金器的裝飾內容上。大體言之，黃金之丘墓葬所展現的文化風貌是以草原文化為主軸，再搭配以周遭多種文化相互融合演化出來的新元素而成。這證實了大夏地區這個時期的文化，並非如同史學家原先所描述的「黑暗時期」，而是沒有中斷的繼續發展著。

此外，從這批金器所呈現的內涵，讓我們對從大夏滅亡到貴霜建立這段期間內，大夏新統治者的族姓及其文化可有以下兩項的推測：

(一)從黃金之丘墓主的服飾裝扮，以及四號墓有殉馬和埋葬轡具等葬俗看來，大夏的新統治者是有著濃厚的草原色彩的，或者說，在他們離開了原住地而來到大夏之後，尚且不忘其草原文化的傳統。再加上黃金之丘的墓葬形式與黃土高原和蒙古地區的匈奴墓葬形式近似，以及寶藏所在的席巴爾甘乃座落在阿姆河以南，大夏國首都巴爾赫西北方不遠處，因此可以推測，黃金之丘寶藏的主人不是剛到大夏的大月氏，而很可能是已經渡過阿姆河，而居於藍氏城的大月氏，或許就是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記載的屬大月氏五部翎侯中的貴霜翎侯，而不像是深受希臘文化熏陶的大夏人。

(二)從出土多國錢幣，以及陪葬品中有來自外國的物品看來，月氏—貴霜是一個商業興盛並開放的社會，而從希臘女神、伊朗神祇以及佛教法輪都出現在大夏金器上來看，月氏—貴霜對宗教的態度也是開放的。

引用書目

- Ackerman, Phyllis
 1981 “The art of the Parthian silver- and goldsmiths.”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pp. 459-469. New York.
- Andronicos, Manolis et al.,
 1976 *Die Museen Griechenlands*. Athen.
- Barkova, L. L. et al.,
 1984 *Gold der Skythen*. München.
- Cernuschi, Musée
 2001 *L'OR des Amazones*. Pari.
- Enzyklopädie, Brockhaus
 1966 *erster Band*. Wiesbaden.
 1967 *Band 2*. Wiesbaden.
 1967 *Vierzehnter Band*. Wiesbaden.
 1967 *zweiter Band*. Wiesbaden
 1968 *vierter Band*, Wiesbaden.
 1970 *neunter Band*. Wiesbaden.
 1970 *zehnter Band*. Wiesbaden.
- Grunwald, Henry Anatole ed.
 1979 “The golden Nobles of Shibarghan.” *Time*, July2: 36-37.
- Gwinn, Robert P. & Peter B. Norton, Philip W. Goetz
 1989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Hambly, Gravin
 1966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lb: Zentralasi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Häusler, Alexander
 1979 *lisa Schirmer, Kunst der Mittelasiens Kuschan*. Leipzig.
- Klimkeit, hans-Joachim
 1988 *Die Seidenstrasse*. Köln.
- Marzahn, Joachim
 1994 *Das Ischtar-Tor von Babylo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Voderasiatisches Museum*. Mainz am Rhein.
- Moortgat, Anton
 1984 *Die Kunst des Alten Mesopotamien Babylon and Assur*. Köln.
- Newell, E. T.
 1981 “The coinage of the Pathians.”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pp. 475-492. New York.

Pope, Arthur Upham ed.

1981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New York.

Rice, Darid Talbot

1981 "Achaemenid jewelry." In Arthur Upham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pp. 377-382. New York.

Rice, Tamara Talbot

1965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Rtveladze, Edward V.

1993/1994 "coins of the Yuezhi Rulers of Northern Bactria." In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3, pp.81-93. Kamakura: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arianidi, V. I.

1984 "Zur kultur der frühen kusana." In Jakob Ozols and Volker Thewalt (Hrag.), *Aus dem Osten des Alexanderreiches*, pp. 98-109. Köln.

1985 *Baktrisches Gold*. Leningrad.

Sembach, Klaus-Juergen and Gottfried von Haeseler

1984 *Gold der Skythen*. Muenchen.

Stierlin, Henri

1980 *Die Welt der Perser, Pully*. Schneiz.

布爾努瓦 (Lucette Boulnois)

1999 《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田邊勝美

1989/8 〈迦膩色迦一世金幣的釋迦牟尼像〉，《藝術家》3: 223-249。

江上波夫

1988 *The Grand Exhibition of Silk Road Civilizations, 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 奈良：奈良縣立美術館。

朱啟新 (主編)

1995 《中國著名古墓發掘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佐佐木、高崎直道、井野口泰淳、塚木啟祥 (著)，楊曾文、姚長壽 (譯)

1989 《印度佛教史概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余太山

1992 《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吳焯

1994 〈阿富汗西伯爾罕墓葬文化〉，收於張志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頁 218-228。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

林保堯

1983/3 〈西伯爾罕遺寶記〉，《藝術家》16: 216-231。

林梅村

1995 《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

張文玲

—— 〈古代草原世界的貴族服飾〉，《故宮文物月刊》18(9): 4-11。

張 濤

1996 《秦始皇兵馬俑》。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郭素新、田廣金

1995 〈源遠流長的北方民族青銅文化〉，收於《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15 卷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

傅天仇

1988 《秦始皇陵兵馬俑》。臺北：智茂出版公司。

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1993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 II）。臺北：編者。

Bactrian gold: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Yueh-chi / Kushan shown through the burial objects found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Wen-ling Chang

Abstract

Historians call the historical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the Bactria kingdo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ushan dynasty “the black period.” In November of 1978, Russian archaeologist V. I. Sarianidi led an archaeological group of Russian and Afghanistan archaeologists to Tillja-tepe (“golden hill” in English). Here they discovered graves that date from 1st century B.C. to 1st century A.D and c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early Kushan period. The location of Tillja-tepe is near the northern part of Shibarghan city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Over 20,000 objects were found in the graves. The excavation of these treasures gives scholars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concerning “the black period.”

The various publications about this important excavation are contradictory and none of them give the same account. This paper closely translates and analyzes the reports written by V. I. Sarianidi. Moreover, it offers a Chinese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of this field.

In addition, I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burial objects from the graves.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topics such as the costumes of the nomads from the Euroasian steppes, the burial customs of Yueh-chi/ Kushan, the Pathian coins as well as ancient Indian coins and Bactrian gold objects. There are very few current Chinese publications about the subjects mentioned abov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elps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ancient cultures of Central Asia (Bactria, Yueh-chi and Kushan), which before had been relatively unfamiliar to scholars due to littl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allows the reader to recognize the traces and result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aces in ancient Central Asia. Moreover, the paper explores and offers possible solutions to an important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ethnic origins of the one of the five tribes who conquered the Bactrian kingdom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Kushan dynasty.

Keywords: Bactria, Yueh-chi, Kushan, Pathia, Tillja-te